

入中论自释
月称论师造 法尊法师译

入中论卷一

敬礼圣曼殊室利童子

第一菩提心极喜地

为令悟入中观论故造入中论。兹于诸佛菩萨先应赞叹者，即是诸佛第一胜因，救脱系缚生死牢狱无量无依众生为相之薄伽梵大悲，故说

声闻中佛能王生 诸佛复从菩萨生

大悲心与无二慧 菩提心是佛子因 等二颂。

由得圆满无上法王，较声闻独觉菩萨尤为圆满自在，即声闻等亦承其命，故诸佛世尊名曰能王。要从诸佛乃生声闻等，以诸佛出世无倒宣说缘起，彼由闻思修习，乃能随其信乐满足声闻等果故。

设有一类唯闻佛说缘起善达胜义，而不现生证般涅槃，然彼行者于他生亦必能获得所求果报，如定业果。圣天云：「现已知真实，现未得涅槃，他生决定得，犹如已造业。」中论亦云：「若佛不出世，声闻已灭尽，诸辟支佛智，无依而自生。」能得正教授之果，故名声闻。如云：「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等。或从诸佛听闻无上正觉妙果之道，为求者宣说，故名声闻。法华经云：「我等今者成声闻，闻佛演说胜菩提，复为他说菩提声，是故我等同声闻。」虽诸菩萨亦有彼义，然唯宣说自不修行，乃是声闻，故异菩萨。

佛陀是觉悟真实之义，其名于声闻、独觉、无上正觉三处俱转，故佛声亦诠独觉。独觉之福慧展转增长胜出声闻，然无福智资粮、大悲、一切相智等，劣于正觉，故名为中。此亦不依他教自然智生，唯为自利而自觉悟，故名独觉。声闻独觉，要由如来说法乃得出生，故曰能王生。但诸能王复从何生？论曰：「诸佛复从菩萨生。」设作是念：岂非菩萨亦从如来说法而生，名佛子乎！云何诸佛世尊从菩萨生耶？此有二缘，菩萨亦得为诸佛世尊之因，谓时位差别及劝令发心。约时位说，以如来是菩萨之果故；约劝发心说，如曼殊室利菩萨，劝释迦牟尼世尊及余诸佛，最初发菩提心。最究竟果，待其主因，故说诸佛从菩萨生。

由圆满因最尊重故，既说因应供养，则果应供养自可知故。诸佛世尊如大药树给无量果，则于彼嫩芽等尤应励力爱护。为令会中三乘有情趣大乘故，赞叹菩萨。如宝积经云：

「迦叶！如初月为人礼敬过于满月。如是若有信我语者，应礼敬菩萨过于如来。何以故？从诸菩萨生如来故。」此以圣教正理成立诸佛从菩萨生。

又诸菩萨以何为因？论曰：「大悲心与无二慧，菩提心是佛子因。」悲谓哀愍，行相体性如下说。无二慧谓离有无等二边之慧。菩提心如法遍行经云：「菩萨应由菩提心了达一切法，一切法与法界相等。新生无住一切法，由所知能知空故，皆遍了知，如自所了达法，愿诸有情皆能通达。菩萨所发此心，名菩萨菩提心，利益安乐一切有情心，无上心，慈故和爱心，悲故不退心，喜故无悔心，舍故无垢心，空故不变心，无相故无障碍心，无愿故无住心。」菩萨正因，即此悲心、无二慧、菩提心之三法。如宝鬘论云：「本谓菩提心，坚固如山王，大悲遍十方，不依二边慧。」

由大悲心又是菩提心与无二慧之根本，为显大悲为主因故。颂曰：

悲性于佛广大果 初犹种子长如水

常时受用若成熟 故我先赞大悲心

如外谷丰收，初中后三，以种子水润成熟为要。如是广大佛果初中后三，唯大悲心为

最要。具大悲心者，见他受苦，为救一切苦有情故，便发心曰：「我当度此一切世间出生死苦，令成佛道。」又此誓愿，离无二慧不能成办，乃决定修无二智慧。故一切佛法之种子是大悲心。宝鬘论云：「若大乘经说，大悲为前导，诸行无垢智，有智谁谤彼。」

初虽发菩提心，若后不以悲水数数灌溉，则仍不能修集广大资粮，或以声闻独觉涅槃而般涅槃。又得无边果后若离悲心成熟，则亦不能长时受用，亦复不能令诸圣果，展转无间长时增长。

为礼敬彼，今由所缘差别，当显大悲自体差别。颂曰：

最初说我而执我 次言我所则着法

如水车转无自在 缘生兴悲我敬礼

诸世间人于我所执前，先由我执于非有之我妄计为有，执此为实。次除我执之我于余一切法执为我所。此执我我所之世人，由烦恼业索所系，依旋转之识推动而转于生死深邃大井中，上自有顶下至无间无间旋转，其势自然下坠，要由励力乃升，虽有无知等烦恼业生三种杂染，然无初中后之决定次第，于日日中恒为苦苦坏苦之所逼恼，迄无超出轮转之期。诸菩萨众见彼苦恼，发大悲心勇猛救护，故当先礼佛母大悲，此是菩萨缘生大悲。

缘法与无缘之大悲，亦由所缘而显。颂曰：

众生犹如动水月 见其摇动与性空

犹如净水微风所吹故，波浪遍涌于水面，水中月影与所依水浪同时起灭，似有彼月体相显现可得。然诸智者明见二事，谓刹那无常及自性空。如是菩萨大悲心痛切，见诸有情堕萨伽耶见海，此无明味着出生之因，邪分别为相。一切众生无明大水，为非理作意邪分别风鼓动不息，随自业转如同月影，刹那刹那受无常苦及自性空。故欲证得佛果，摧坏众生无常大苦，出生正法甘露妙味，除遣一切邪分别相，成为一切众生亲友。故前云：「兴悲我敬礼。」

前已敬礼缘生缘法无缘大悲，今为宣说菩萨十种菩提心之差别，先依第一菩提心说。颂曰：

佛子此心于众生 为度彼故随悲转

由普贤愿善回向 安住极喜此名初

菩萨无漏智为大悲心摄持者，得名曰地，是功德所依故。由功德数量，神力殊妙，布施波罗蜜多等增胜，异熟增长等展转上进之差别，安立极喜地等十地差别。诸地体性实无差别，如云：「如鸟飞越空中迹，智者无说亦未见，如是一切佛子地，尚不可说宁可闻。」

极喜地是菩萨第一发心，最后法云地是第十发心，其中菩萨见众生皆无自性，为大悲所缘，心随悲转，依普贤菩萨之大愿而修回向，此名极喜地无二智，亦名最初心也。

第一发心菩萨所发十大愿等无量亿十大愿王，皆是普贤菩萨愿中所摄。由此摄尽一切愿故，特说普贤愿。

如声闻乘由向果差别建立声闻八地，如是大乘亦建立菩萨十地。又如声闻不许顺抉择分为初果向，如是将入地之菩萨，宝云经云：「上上胜解行位法性，无间当入初地，犹名未发菩萨菩提心地。」彼经又释住此胜解行刹那菩萨云：「善男子！譬如转轮圣王，超过人色，未得天色。如是菩萨亦超过一切世间声闻独觉地，未得胜义菩萨地。」

若时趣入初极欢喜地。颂曰：

从此由得彼心故 唯以菩萨名称说

得彼心者，毕竟超过诸异生地，唯应以菩萨名称说，不可以余名称说，已是圣者故。般若经二千五百颂云：「菩提萨埵，是随知萨埵之增语。谓能随知一切诸法，云何而知？」

谓如实知无实、无生、亦无虚妄，非如异生所执所得，故名菩萨。所以者何？谓菩提不可执，菩提不可作，菩提不可得。善勇猛！如来不得菩提，以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可得故名菩提。如是乃名诸佛菩提，非如言说。善勇猛！若发菩提心，谓吾将此心发菩提心，及于彼菩提发心，执实有菩提者，此不应名菩提萨埵，应名发生萨埵。何以故？以执有生，执有心，执有菩提故。」又云：「菩提无相，离相自性，如是随知乃名菩提，非如言说。善勇猛！了知诸法故名菩萨。善勇猛！若不知法未随知法，自云我是菩萨，此离菩萨地极为遥远，离菩萨法极为遥远，以菩萨名欺诳天人阿修罗等一切世间。善勇猛！若唯此名便成菩萨，应一切有情皆成菩萨。善勇猛！非唯语业名菩萨地。」

得此菩提心时，非但以菩萨名称说，复有功德。颂曰：

生于如来家族中 断除一切三种结

此菩萨持胜欢喜 亦能震动百世界

由超一切声闻独觉地故，已生趣向如来普光明地之道故，故此菩萨已生如来家中。尔时现见人无我故，此亦永离萨迦耶见、疑、戒禁取三结，不复生故。未见真实者由增益我故，起萨迦耶见，如是亦起疑惑，别趣余道。由入空性，故得彼果利功德。由离障地之过失，故生不共殊胜欢喜。由多欢喜，故此地菩萨持胜欢喜。由有最胜欢喜，故此地得极喜之名。复能震动一百世界。

从地登地善上进 灭彼一切恶趣道

此异生地悉永除 如第八圣此亦尔

已达法善修习故，为登第二地等发大勇猛故，从地登地善于上进。如预流向内证随顺圣法故，离诸过失生诸功德。如是此菩萨由证地故，生诸随顺功德，灭诸过失，喻预流向，俾易了知。

又此菩萨有余功德。颂曰：

即住最初菩提心 较佛语生及独觉 由福力胜极增长

弥勒解脱经云：「善男子！如王子初生未久，具足王相，由彼种姓尊贵之力，能胜一切耆旧大臣。如是初发业菩萨发菩提心虽未久，然由生如来法王家中，以菩提心及大悲力，亦能胜一切久修梵行之声闻独觉。善男子！如妙翅鸟王之子初生未久，翅羽风力及清净眼目之功德，为余一切大鸟所不及。如是菩萨初发菩提心，生如来妙翅鸟王之家，此妙翅鸟王子，以发一切智心之翅力，及增上意乐清净眼目之功德，彼声闻独觉虽百千劫修出离行，亦不能及。」佛语生即声闻。

彼至远行慧亦胜

如十地经云：「诸佛子！譬如王子生在王家俱足王相，生已即胜一切臣众，但以王力，非是自力。若身长大艺业悉成，乃以自力超过一切。诸佛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初发心时以志求大法故，胜一切声闻独觉，非以自智观察之力。菩萨今住第七地，以自所行智慧力故，胜过一切声闻独觉所作。」是故应知唯远行地以上菩萨，乃能以自慧力胜二乘，六地以下未能也。此教显说，声闻独觉亦有知一切法无自性者。尚不遍知诸法无自性，不过如世间离欲者。则初发心菩萨亦应以自慧力胜彼，彼等亦应不能永断三界一切随眠，如诸外道。³又缘色等自性成颠倒故，亦应不达补特伽罗无我，以于施設我因之诸蕴有可得故。宝鬘论云：「若时有蕴执，彼即有我执，有我执造业，从业复受生。三道无初后，犹如旋火轮，更互为因果，流转生死轮。彼于自他共，三世无得故，我执当永尽，业及生亦尔。」又云：「犹如眼迷乱，所执旋火轮，如是诸内根，取现在诸境。诸根与根义，许为大种性，大种各无义，故此义非有。若大种各异，无薪应有火，合则无实相，应知余亦尔。大种于

二相，无故合义无，由合无义故，色义亦非有。识受及与想，诸行于一切，各别体无故，胜义中无义。如苦止息时，便起实乐慢，如是乐坏时，亦慢为实苦。如是无性故，能断遇乐爱，及断离苦爱，见此即解脱。为以何法见，名言说以心，离心所无心，无义故非有。如是如实知，无实众生义，犹如火无薪，无住取涅槃。」若谓唯诸菩萨乃见如是无自性，此亦不然，是依声闻独觉增上作是说故。何以知然？以论后无间乃依菩萨增上说故：「如是诸菩萨，见已求菩提，然彼由悲心，受生至菩提。」

声闻经中亦说，声闻为断烦恼障故，「诸色如聚沫，诸受类浮泡，诸想同阳焰，诸行喻芭蕉，诸识犹幻事，曰亲之所说。」此以聚沫、浮泡、阳焰、芭蕉、幻事等喻观察诸行。阿遮利耶显此义云：「大乘说无生，余说尽空性，尽无生义同，是故当忍许。」中论亦云：「世尊由证知，有事无事法，迦旃延那经，双破于有无。」

有作是念：「若声闻乘中说法无我，则说大乘经应成无用。」应知彼宗俱违教理。说大乘经，非唯宣说法无我，亦说菩萨诸地波罗蜜多、大愿、大悲等，回向资粮不可思议法性。如宝鬘论云：「彼小乘经中，未说菩萨愿，诸行及回向，岂能成菩萨。安住菩提行，彼经未曾说，惟大乘乃说，智者应受持。」即为显示法无我故，宣说大乘亦应正理，欲广说故。声闻乘中说法无我，仅略说耳。如阿遮利耶云：「若不达无相，佛说无解脱，故佛于大乘，圆满说彼义。」

旁论已了，慧无乱者已能自知本相。今当说正义。颂曰：

尔时施性最增胜 为彼菩提第一因

得极欢喜地之菩萨，于布施、持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方便、愿、力、智十波罗蜜多中，布施波罗蜜多最为增胜，余非全无，此布施波罗蜜多，即一切种智之正因也。

虽施身肉仍殷重 此因能比不现见

尔时此菩萨所有不可现见之智德，即由布施内外财物便能比知，如见烟比知有火等。

如菩萨之布施，是成佛之第一正因及能决定不现见之功德。如是异生、声闻、独觉之布施，亦是除苦得乐之因。颂曰：

彼诸众生皆求乐 若无资具乐非有

知受用具从施出 故佛先说布施论

其除饥渴疾病寒热等苦，引生三有安乐之因，倒执为乐，非真实乐，世人于彼增上贪着。然彼所著除苦之乐，若无能对治众苦颠倒体性之欲尘受用具，亦不得生。其除苦因之欲尘境，未修布施福业者亦不得有。解一切众生意乐根性之佛薄伽梵，由见此故，于说持戒等之前先说布施。

今说施者纵不合理，然亦能得随顺之果，成就施性。颂曰：

悲心下劣心粗犷 专求自利为胜者

彼等所求诸受用 灭苦之因皆施生

如诸商人舍极少物求大财聚，较诸乞丐所求尤多。彼于布施亦应敬重。彼虽不能如诸佛子随大悲转不求施报，唯享施乐。然于布施不见过失唯见功德，亦能获得圆满财位，灭除自身饥渴等苦，故彼亦是灭苦之因。

又此非悲愍他，唯求自身除苦而行施者。颂曰：

此复由行布施时 速得值遇真圣者

于是永断三有流 当趣证于寂灭果

如云：「善士常往施主家。」信乐施者由行施时得值圣人，闻彼说法，了知生死都无功德，亲证无垢圣道，永断无明息灭众苦，弃舍无始传来生死相续，以声闻乘及独觉乘而般

涅槃。由是当知诸非菩萨者所行布施，亦是得生死乐与涅槃乐之因。

发誓利益众生者 由施不久得欢喜

诸非菩萨者，不能与布施同时便得享受布施之乐果，由彼不能现见施果，故于布施容不修行。但诸菩萨由布施同时满足求者，便得享受所欲施果胜妙欢喜，故能一切时中欢喜布施。

由此道理，颂曰：

由前悲性非悲性

一切之增上生与决定胜之因，皆是布施。

故唯布施为要行

前说菩萨常殷重行施，以诸财物满足求者时，即生殊妙欢喜。

其喜相云何？颂曰：

且如佛子闻求施 思惟彼声所生乐

圣者入灭无彼乐 何况菩萨施一切

且如菩萨闻诸求者乞施之声，思惟彼声便觉此辈是向我来乞者，心中数数发生欢喜，此较入涅槃之乐尚为殊妙，况施内外一切财物满足求者。问：菩萨布施内外一切财物，身无苦耶？答：诸大菩萨，割身如无情物，能无痛苦。虚空藏三摩地经云：「如大娑罗树林，若有人来伐其一株。余树不作是念，彼伐此树未伐我等。于彼伐者不起贪瞋，亦无分别。菩萨之忍亦复如是，此是最清净忍，量等虚空。」宝鬘论亦云：「彼既无身苦，更何有意苦，悲心救世苦，故久住世间。」诸未得无贪位者，遇违害身之境，其身定生痛苦。然为利有情故，适成精进之因。颂曰：

由割自身布施苦 观他地狱等重苦

了知自苦极轻微 为断他苦勤精进

菩萨观察地狱、旁生、饿鬼等趣，其身恒受重苦逼迫，较自割身之苦何止千倍，乃于自己割身之苦不觉其苦，为断他有情地狱等苦，起大精进。

为明布施波罗蜜多之差别。颂曰：

施者受者施物空 施名出世波罗蜜

彼岸，谓生死大海之彼岸，即尽断烦恼所知二障之佛果。到达彼岸，名到彼岸。声明云：「若有后句不应减去。」由此，未减业声故成密字，或是枳颗答罗等摄故留摩字尾音。此是别说慧摄持者，由布施等与波罗蜜多相同亦名波罗蜜多。由回向差别，亦定能到彼岸，故布施亦得波罗蜜多之名。下说之持戒等，应知亦尔，此名波罗蜜多之布施。若于施者受者施物皆无可得，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说名出世波罗蜜多。以不可得即出世间故，有所得者世俗谛摄即世间性故。未得菩萨地者不能了此义。复次颂曰：

由于三轮生执着 名世间波罗蜜多

即前布施若于三轮有所得者说名世间波罗蜜多。

今以智慧差别上说种喜地之胜妙功德。颂曰：

极喜犹如水晶月 安住佛子意空中

所依光明获端严 破诸重闇得尊胜

极喜言是说此地名。尊胜谓胜一切违品而住。此以智慧为性，安住于佛子之意中，故其居处高显。极欢喜地，前说破除一切重闇，尊胜而住。以喻明此义，犹如水晶月。

第二菩提心离垢地

已说第一菩提心，今说第二。颂曰：

彼戒圆满德净故 梦中亦离犯戒垢

诸地皆以胜慧为性，今以戒波罗蜜多等能依功德，显示第二菩提心之差别。由不忍受烦恼故，不生苦故，灭忧悔火得清凉故，或由是安乐之因善士所行故，名曰尸罗。此以七能断为相，无贪无瞋正见三法是七能断思之发起。故约能断及发起而言戒，即十善业道也。戒圆满谓戒至极。德净，即清净功德，净字亦通戒，谓戒圆满清净也。由自身功德清净故，戒即最为超胜。彼菩萨由成就如斯戒德故，竟至梦中亦不为犯戒垢所污也。

又彼菩萨云何而得尸罗圆满，功德清净耶？谓此菩萨安住菩萨第二地时。颂曰：

身语意行咸清净 十善业道皆能集

如菩萨第二地云：「佛子！菩萨住离垢地，性自远离一切杀生，不畜刀杖，不怀怨恨，有惭有愧，仁恕具足。于一切众生有命者，常生利益慈念之心，尚不恶心想诸众生，何况于他起众生想，故意而行杀害。性不偷盗，菩萨于自资财常知止足，于他慈恕不欲侵损。若物属他，起他物想，终不于此而生盗心，乃至草叶不与不取，何况其余资生之具。性不邪淫，菩萨常于自妻知足，不求他妻。于他妻妾他所护女亲族媒定及为法所护者，尚不生贪染之心，何况从事。况于非道。性不妄语，菩萨常作实语、真语、时语。乃至梦中亦不忍作覆藏之语，无心欲作，何况故犯。性不两舌，菩萨于诸众生无离间心，无恼害心，不将此语为破彼故而向彼说，不将彼语为破此故而向此说。未破者不令破，已破者不增长，不喜离间，不乐离间。若实若不实，不作不说离间语。性不恶口，所谓毒害语、粗犷语、苦他语、令他瞋恨语、现前语、不现前语、鄙恶语、庸贱语、不可乐闻语、闻者不悦语、瞋忿语、如火烧心语、怨结语、热恼语、不可爱语、不可乐语、能坏自身他身语，如是等语皆悉舍离。常作润泽语、柔软语、悦意语、可乐闻语、闻者喜悦语、善入人心语、风雅典则语、多人爱乐语、多人悦乐语、身心踊跃语。性不绮语，菩萨常乐思审语、时语、实语、义语、法语、顺道理语、巧调伏语、随时筹量决定语。是菩萨乃至戏笑尚恒思审，何况故出散乱之言？性不贪欲，菩萨于他财物，他所资用，不生贪心，不愿，不求。性离瞋恚，菩萨于一切众生，恒起慈心、利益心、哀愍心、欢喜心、和润心、摄爱心。永舍瞋恨，怨害热恼，常思顺行，仁慈佑益。又离邪见，菩萨住于正道，不行占卜，不取恶戒，心见正直，无诤无谄，于佛法僧起决定信。」以身圆满初三善业道，以语满中间四，以意满后三。故能修集十善业道。此十善业道，初发心菩萨不修集耶？彼虽亦修，颂曰：

如是十种善业道 此地增胜最清净

彼初发心菩萨未能如是。颂曰：

彼如秋月恒清洁 寂静光饰极端严

寂静谓防护诸根，光饰谓光明显现。虽有如是清净尸罗，颂曰：

若彼净戒执有我 则彼尸罗不清净

如宝积经云：「迦叶！若有苾刍具足净戒，以别解脱防护而住，轨则威仪皆悉清净，于诸小罪生大怖畏，善学所受一切学处，身语意业清净圆满，正命清净，而彼苾刍说有我论。迦叶！是名第一破戒似善持戒。乃至，迦叶！若有苾刍具足修行十二杜多功德，而彼苾刍见有所得，住我我所执。迦叶！是名第四破戒似善持戒。」颂曰：

故彼恒于三轮中 二边心行皆远离

于谁有情，修何对治，由谁能离之三轮，皆能远离有事无事等二边执心也。

如是已说菩萨圆满净戒。今当说余人净戒功德，较布施等为大，是一切功德之所依。

颂曰：

失坏戒足诸众生 于恶趣受布施果

彼修施者，若能具足净戒，当于人天中感最圆满殊胜之财位。然有堕恶趣中而受圆满大财位者，如独一地狱，龙象牛马猿猴等畜类，及大力鬼类。由彼众生修施而失坏戒足之所招感。故颂曰：

生物总根受用尽 其后资财不得生

如有人见下少种子可得大果，为得后果故更下多种，则其果聚增长不绝。若痴人不知下种，以种为食，由生物总根永尽故，岂能更生圆满大果。如是最极痴人，由无净戒故，于非处中受用财位。前果用尽，新果未修，此后遂难更得感生资财。

又离戒足者，非但难得圆满财位，即再出恶趣亦属不易。颂曰：

若时自在住顺处 设此不能自摄持

堕落险处随他转 后以何因从彼出

若时随欲自在不依赖他住人天趣，犹如勇士住随顺处脱离系缚。设于此时不自摄持，如勇士被缚投山涧中。堕恶趣后更以何因从彼出耶！遂长流转恶趣之中。如经云：「假使后生人中，亦当感二种罪报。」

由犯戒是众患之根本。颂曰：

是故胜者说施后 随即宣说尸罗教

故战胜一切罪恶者，为令布施等功德不失坏故，于说布施后，即说持戒之教。颂曰：

尸罗田中长功德 受用果利永无竭

由为一切功德所依故，尸罗即良田。若于彼田中长养施等功德，则因果展转增长永无间竭，成大果聚长时受用。故颂曰：

诸异生及佛语生 自证菩提与佛子

增上生及决定胜 其因除戒定无余

如经云：「十不善业道，上者地狱因，中者畜生因，下者饿鬼因。于中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偷盗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贫穷，二者其财不得自在。邪淫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妻不贞良，二者不得随意眷属。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多被诽谤，二者为他所诳。两舌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眷属乖离，二者亲族弊恶。恶口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常闻恶声，二者言多诤讼。绮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言无人受，二者语不明了。贪欲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心不知足，二者多欲无厌。瞋恚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乃至一者常被他人求其长短，二者恒被他人之所恼害。邪见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报，一者生邪见家，二者其心谄曲。十不善业道能生此等无量无边众大苦聚。」又云：「十善业道，是人天乃至有顶处受生因。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以智慧修习心狭劣故，怖三界故，阙大悲故，从他闻声而解了故成声闻乘。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修治清净，不从他教自觉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缘起法故成独觉乘。又此上品十善业道修治清净，心广无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摄故，发生大愿故，不舍众生故，净治菩萨诸地故，净修一切诸度故，成菩萨广大行。」由是道理，故说除十善业道外，无余方便能使异生、声闻、独觉、菩萨随其所应，获得增上生生死之快乐，及决定胜非苦非乐为性之解脱也。颂曰：

犹如大海与死尸 亦如吉祥与黑耳

如是持戒诸大士 不乐与犯戒杂居

黑耳是不吉祥之异名。今进说持戒波罗蜜多之差别。颂曰：

**由谁于谁断何事 若彼三轮有可得
名世间波罗蜜多 三者皆空乃出世**

若于彼尸罗有三轮可得，说名世间波罗蜜多。即被尸罗若无前说三轮可得，说名出世波罗蜜多。

由说此地功德门，明圆满尸罗波罗蜜多。颂曰：

**佛子月放离垢光 非诸有摄有中祥
犹如秋季月光明 能除众生意热恼**

言离垢者，谓由十善业道令无垢故，即第二地菩萨之实名。犹如秋月放离垢光明，能除众生之热恼。如是菩萨月轮所放离垢光明，亦能遣除意中由犯戒所生之热恼也。此非生死所摄故非三有，然是三有中之吉祥，一切圆满功德皆随彼转故，是四洲转轮圣王之因故。

第三菩提心发光地

今当说第三菩提心。颂曰：

火光尽焚所知薪 故此三地名发光

发光是第三地菩萨之名，为显此发光地名实相符故。谓此地以智慧火焚所知薪，发出寂静光明故名发光。发第三心者。颂曰：

入此地时善逝子 放赤金光如日出

如日将出先现赤金色光明，此地菩萨所放智慧光明亦尔。为显得彼光明之菩萨，忍波罗蜜多最为增胜。颂曰：

**设有非处起瞋恚 将此身肉并骨节
分分割截经久时 于彼割者忍更增**

又此菩萨善护他心故，有如上慧故，实非他人三世可瞋之处，损他之身语意业皆不现行。故云：「设有非处起瞋恚。」设有如是暴恶有情，于菩萨身，分分渐割其骨肉，经长久时，然菩萨于如是割者，非但心不瞋恚，且知由此罪业因缘当受地狱等苦，更生广大之安忍。

复次颂曰：

**已见无我诸菩萨 能所何时何相割
彼见诸法如影像 由此亦能善安忍**

非但由见彼以罪业因缘当受地狱等苦而起增上安忍，由见诸法等同影像，皆离我我所想，由此亦能生大安忍。亦字为摄安忍之因。

又此安忍非但是菩萨相应之功德，亦是余人保护功德之因，故当遮止瞋恚之心。颂曰：

**若已作害而瞋他 瞋他已作岂能除
是故瞋他定无益 且与后世义相违**

若他已作损害，因此瞋他者，已作损害不能除故，缘他起瞋于事何益，因已作故。又此瞋恚非但现在无益，且与后世利益相违，以发瞋恚能引生非爱异熟故。

颇有痴人，现受自作恶行所感苦果，妄谓他人损害于我，遂于能害者发瞋恚心而行报复。愿彼损害就此失败。为遮此执，颂曰：

**既许彼苦能永尽 往昔所作恶业果
云何瞋恚而害他 更引当来苦种子**

若于自身现作刀割等极大剧苦，当知是由往昔造杀生等业，曾于地狱、畜生、饿鬼趣中受极大苦，今受所余等流苦果，由此最后苦果令彼一切皆尽，如最后药能疗身中残痼，云何复起瞋恚而思损他，更引发当来远胜已受苦果之极大苦因。如病将差，更服不宜食物。如医师为疗重病作刀割等苦，故于现前苦极当忍受也。

又此不忍，非但是引非爱异熟之因，亦是摧坏久远所修福德资粮之因。颂曰：

若有瞋恚诸佛子 百劫所修施戒福

一刹那顷能顿坏 故无他罪胜不忍

若菩萨于已发菩提心之佛子，由不知彼人内心差别，或虽知之，然由烦恼串习力故，增计其过失随实不实乃至起一刹那瞋恚心，尚能摧坏百劫所修施戒波罗蜜多福德资粮，况非菩萨而瞋菩萨。如大海水不可称量，此异熟量亦不可知，故能引非爱果及能坏善根之罪恶，更无大于不忍者也。如经云：「曼殊室利！以能坏百劫所修善根，故名瞋恚。」又此不忍，其无力损他者徒为自害，若有势力无悲愍者，则俱害自他。颂曰：

使色不美引非善 辨理非理慧被夺

身坏命终之后。

不忍令速堕恶趣

不忍之失既如上说，违彼而忍功德云何？颂曰：

忍招违前请功德 忍感妙色善士喜

善巧是理非理事 殁后转生人天中 所造众罪皆当尽

如上所说不忍之过失，与彼相违，当知即是安忍之功德。故颂曰：

了知异生与佛子 瞋恚过失忍功德

永断不忍常修习 圣者所赞诸安忍

瞋恚之过失如上已说，与上相违当知即安忍之功德。故当永断不忍，一切时中常修安忍也。

今当说安忍波罗蜜多之差别。颂曰：

纵回等觉大菩提 可得三轮仍世间

即使回向佛果，若见所修之忍由谁修忍，于谁修忍，三轮可得，此忍即名世间安忍波罗蜜多。颂曰：

佛说若彼无所得 即是出世波罗蜜

如此地菩萨安忍波罗蜜多最极清净，如是亦得静虑等。颂曰：

此地佛子得禅通 及能遍尽诸贪瞋

彼亦常时能摧坏 世人所有诸贪欲

言禅定者，亦表等至无量等。如三地菩萨经云：「是菩萨住此发光地时，即离欲恶不善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住初禅。灭觉观，内净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住第二禅。离喜住舍，有念正知，身受乐，诸圣所说能舍、有念、受乐，住第三禅。断乐先除苦，忧喜灭，不苦不乐舍念清净，住第四禅。四无色等至者，谓超一切色想，灭有对想，不念种种想，入无边虚空，住虚空无边处，超一切虚空无边处，入无边识，住识无边处。超一切识无边处，入无所有处，住无所有处。超一切无所有处，入非有想非无想，住非有想非无想处。是名四无色等至。四无量者，谓此菩萨心随于慈，广大无量不二。无怨无对，无障无恼，遍至一切处，尽法界虚空界，遍一切世间。住悲、喜、舍亦复如是。五种神通者，谓此菩萨得无量神通力，能动大地，以一身为多身，多身为一身，或隐或显。石壁山障所往无碍，犹如虚空。于虚空中趺跏而去同于飞鸟。入地如水，履水如地，身出烟焰如大火

聚。复雨于水犹如大云，三千大千世界劫火炽燃，其水能灭。日月在空有大威力而能以手扪摸摩触。其身自在乃至梵世，是为神足通。又此菩萨天耳清净过于人耳，悉闻人天若近若远所有音声，乃至蚊蚋虻蝇等声亦悉能闻，是为天耳通。又此菩萨以他心智，如实而知他众生心，所谓有贪心如实知有贪心，离贪心如实知离贪心，有瞋心离瞋心，有痴心离痴心，有烦恼心无烦恼心，小心广心大心无量心，略心非略心，定心非定心，解脱心非解脱心，有过心非有过心，粗心如实知粗心，非粗心如实知非粗心。如是以他心智知众生心，是为他心通。又此菩萨念知无量宿命差别，所谓念知一生，念知二生、三生、四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至百生千生，无量百生，无量千生，无量百千生，成劫坏劫，成坏劫，无量成坏劫，我曾在某处，如是名如是姓，如是种族，如是饮食，如是寿命，如是久住，如是苦乐。我从彼死生于某处，从某处死生于此处。如是形状，如是相貌，如是言音。如是过去无量差别，皆能忆念，是为宿命通。又此菩萨天眼清净过于人眼，见诸众生生时死时，好色恶色，善趣恶趣，随业而去。若彼众生成就身恶行，成就语恶行，成就意恶行，诽谤圣贤，具足邪见，及邪见业因缘，身坏命终必堕恶趣地狱中。若彼众生成就身善行，成就语善行，成就意善行，不谤贤圣，具足正见，正见业因缘，身坏命终必生善趣诸天之中。菩萨天眼皆如实知。此菩萨于诸禅三昧、三摩钵底，能入能出，然不随其力受生，但随能满菩提分处，以志愿力而生其中。以此菩萨善巧方便修其心故。」如是当知此地菩萨成就禅定神通。云何能尽世间贪瞋，及字亦摄能尽愚痴。如经云：「此菩萨观一切法不生不灭因缘而有，见缚先灭，一切欲缚色缚有缚无明缚，皆转微薄。是菩萨住此发光地，邪贪邪瞋及以邪痴，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所不能灭，于此地中，悉得断除。」如是当知此菩萨贪瞋痴烦恼，皆悉断除。云何能坏世人之贪欲。如经云：「佛子！是名菩萨第三发光明地。菩萨住此地多作三十三天王，能以方便令诸众生舍离贪欲。」如是当知此菩萨能摧坏世人所有贪欲也。

如是已说菩萨住第三地能得清净安忍波罗蜜多、禅定、无量、等至、神通及断除贪等。今当宣说初三波罗蜜多之所依差别，资粮自性，成办何果。颂曰：

如是施等三种法 善逝多为在家说

彼等亦即福资粮 复是诸佛色身因

虽诸菩萨皆是施等之所依，然有在家出家二类，故说差别。其中在家菩萨较易行施等三法，出家菩萨较易行精进静虑般若。然非不能修余行。成佛之因有二资粮，谓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福德资粮即前三波罗蜜多，智慧资粮即静虑般若，精进是二种资粮之共因。福德资粮即佛百福庄严微妙色身之因，智慧资粮即无生相法身之因。

今由宣说所依等殊胜门，结说第三地菩萨。颂曰：

发光佛子安住曰 先除自身诸冥闇

复欲摧灭众生闇 此地极利而不瞋

发光地佛子如住日轮，自身所有能障碍生此地之无知冥闇，此地正生时即先除灭。复由欲摧灭他人障生第三地之闇，宣说此地行相。

由此菩萨已摧除能障功德之过失黑闇，光明极利如同日轮。然于犯过众生不生瞋恚，以于安忍善修习故，由大悲心润相续故。

第四菩提心焰慧地

今以精进波罗蜜多较布施持戒安忍波罗蜜多增胜门中明第四发心。颂曰：

功德皆随精进行 福慧二种资粮因

何地精进最炽盛 彼即第四焰慧地

若于善业心不勇悍，必不能修施等诸行，一切功德全不得生。若于前说施等功德勇悍修集，未得能得已得增长，故说精进为一切功德之因。精进为二种资粮之共因，如前已说。由自清净功德门，若于何地成就炽盛精进，则彼菩萨名第四焰慧地。

何故此地名曰焰慧？为显此名之理由。颂曰：

此地佛子由勤修 菩提分法发慧焰 较前赤光尤超胜

此地菩萨，由修三十七品菩提分法，发正智火焰，较前所说赤金光明尤为超胜，故此菩萨地名曰焰慧。三十七品菩提分法，谓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其四念住，如经云：「佛子！菩萨住此焰慧地，观内身循身观，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观外身循身观，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观内外身循身观，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如是观内受、外受、内外受循受观。观内心、外心、内外心循心观。观内法、外法、内外法循法观，勤勇念知除世间贪忧。」四正断如经云：「此菩萨，未生诸恶不善法，为不生故，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已生诸恶不善法，为断故，欲生勤精进发心正断。未生诸善法，为生故，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已生诸善法，为住不失故，修令增广故，欲生勤精进发心正行。」四神足如经云：「此菩萨，修行欲定断行，成就神足，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修行精进定，心定，观定断行，成就神足，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五根如经云：「此菩萨，修行信根，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修行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五力谓能胜诸障品如前。七菩提分如经云：「此菩萨，修行念觉分，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修行择法觉分，精进觉分，喜觉分，轻安觉分，定觉分，舍觉分，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八圣道分如经云：「此菩萨修行正见，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修行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依止厌，依止离，依止灭，回向于舍。」

此地菩萨非但修行菩提分法。颂曰：

自见所属皆遍尽

此地菩萨，亦遍尽自见，如经云：「佛子！菩萨住此焰慧地，所有身见为首，我、人、众生、寿命、蕴界处，所起执着，出没思惟，观察治故，我所故，财物故，着处故，于如是等一切皆离。」

第五菩提心难胜地

今当宣说第五发心。颂曰：

大士住于难胜地 一切诸魔莫能胜

菩萨住第五地时，一切世界所有天魔尚不能胜，况魔眷属。是故此地名曰难胜。又此菩萨，颂曰：

静虑增胜极善知 善慧诸谛微妙性

此于十种波罗蜜多中，静虑波罗蜜多最为增胜。善慧谓诸圣人，彼等之谛名善慧谛，即诸圣谛。性谓体性，微妙智所，通达之性，名微妙性，即善了知善慧诸谛微妙体性。四圣谛谓苦集灭道。

设作是念：世尊唯说二谛，谓世俗谛与胜义谛，如父子相见会云：「世间智者于实法，

不从他闻自然解，所谓世谛及胜义，离此更无第三法。」中论云：「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谓世俗谛，二谓胜义谛。」离二谛外岂有四谛？曰：虽然为显示所取所舍各有因果，故说四谛。所舍品谓杂染法，其果谓苦谛，因谓集谛。所取品谓清净法，其果谓灭谛，能证之因谓道谛。其中苦集道谛，世俗谛摄，灭谛即胜义谛自性。如是虽说有余诸谛，如其所应当知皆是二谛中摄。

问：离四谛外更说有余谛不？曰：有。如菩萨第五地经云：「如实知此是苦圣谛，此是苦集圣谛，此是苦灭圣谛，此是苦灭道圣谛。善知世俗谛，善知胜义谛，善知相谛，善知差别谛，善知成立谛，善知事谛，善知生谛，善知尽无生智谛，善知入道智谛，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成就谛，乃至善知如来智成就谛。此菩萨，随众生心乐令欢喜故知世俗谛，通达一实相故知胜义谛，觉法自相共相故知相谛，了诸法分位差别故知差别谛。善分别蕴界处故知成立谛，觉身心苦恼故知事谛，觉诸趣生相续故知生谛，一切热恼毕竟灭故知尽无生智谛，出生无二故知入道智谛，正觉一切行相故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成就乃至如来智成就谛。」

入中论卷二

第六菩提心现前地

今当宣说第六发心。颂曰：

现前住于正定心 正等觉法皆现前

现见缘起真实性 由住般若得灭定

由第五地已得清净静虑波罗蜜多，故第六地菩萨，住胜定心见甚深缘起实性。以清净般若波罗蜜多乃得灭定，前不能得，以未得增上慧故。唯成就增胜施等波罗蜜多未能得灭定也。

由知法性如影像故，第五地中见道谛故，现前趣证诸佛法故，此地名现前地。

此显诸余功德资粮，要依般若波罗蜜多。颂曰：

如有目者能引导 无量盲人到止境

如是智慧能摄取 无眼功德趣圣果

如一有目士夫，能引导一切盲人到欲往之处。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能见正道非正道为性故，亦能摄取诸余波罗蜜多功德安立如来普光明地。问：前说「现见缘起真实性，由住般若得灭定。」菩萨云何见缘起之真实性？答：彼缘起实性非吾辈无明厚翳障蔽慧眼者之境界，唯是六地菩萨以上之境，故此不应问吾等，应问已涂善见空性安膳那药除无明翳成就慧眼之诸佛菩萨。问：般若经与十地经等，岂不明说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见缘起性乎？故但当随彼圣教而说。答：圣教密意亦难解，吾辈自力，虽依圣教亦不能宣说真实，然堪为定量之大士所造诸论，则能无倒解释经意，要依彼论乃能了解圣教密意。颂曰：

如彼通达甚深法 依于经教及正理

如是龙猛诸论中 随所安立今当说

如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菩萨，如实现见诸法实性，如是龙猛菩萨无倒了解诸经义已，亦于中论中依圣教正理，如实显示诸法实性谓无自性。我今唯依龙猛教理所说诸法实性，而正宣说。

问：如何得知龙猛菩萨无倒解释经义？答：由教证知。如楞伽经云：「南方碑达国，

有吉祥苾刍，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于世宏我教，善说无上乘，证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大云经云：「阿难陀！此离车子一切有情乐见童子，于我灭度后满四百年转为苾刍其名曰龙，广宏我教法，后于极净光世界成佛，号智生光如来应正等觉。」故此菩萨定能无倒解释经义。

如实宣说缘起诸论，唯应为夙植空性种子者说，不可为余人说。以彼闻空性，转起邪执，得大非义故。有一类异生由不善巧，诽谤空性而堕恶趣。或有一类，由误解空性为毕竟无，谤一切法，增长邪见。是故说者，当善了知闻者之信解差别，而为说空性正见也。

问：既难决定为何种机可说空性，于何种人不可说空性，云何可知所应说耶？答：由外相状即能了知。颂曰：

**若异生位闻空性 内心数数发欢喜
由喜引生泪流注 周身毛孔自动竖
彼身已有佛慧种 是可宣说真性器
当为彼说胜义谛 其胜义相如下说**

为如是闻者，勤说真实义，非空无果。颂曰：

**彼器随生诸功德 常能正受住净戒 勤行布施修悲心
并修安忍为度生 善根回向大菩提 复能恭敬诸菩萨**

又彼闻者，非但不倒执空性引生无义，且由听闻空性正见引生功德，彼闻空性见，如获宝藏令不失坏。

彼作是念：我若犯戒，必因此缘而堕恶趣，致空性见为之间断，故常受戒守护不犯。又作是念：我纵能持戒生诸善趣，倘生贫家，恒须追求饮食衣服医药资生之具，则听闻空性皆将间断，故恒修布施。复作是念：要以大悲摄持空见方能引生佛果，故恒修大悲。复作是念：瞋恚能堕恶趣，能令颜色丑恶，缘此令诸圣者不生欢喜，故恒修安忍。又见持戒等善根若不回向一切种智，则非成佛之因，不能恒感无量大果，故持善根为度众生回向菩提。又见余人，不能如诸菩萨宣说缘起性，故于菩萨生极敬重心。

如是常恒无间修集善资粮已。颂曰：

善巧深广诸士夫 渐次当得极喜地 求彼者应闻此道

求彼，谓求得极喜地。此，指下文所说，诸法真实性。且如经说，十地经云：「佛子！菩萨摩訶萨，已具足第五地，欲入第六现前地，当观诸法十种平等性。何等为十？谓一切法无相故平等性，一切法无体故平等性，无生故，无起故，远离故，本来清净故，无戏论故，无取无舍故平等性，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影、如响、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化事故平等性，一切法有无不二故平等性。菩萨如是善通达一切法自性，得明利随顺忍，得入菩萨第六现前地。」此以正理成立诸法无生平等性，则余平等性亦易可知。故圣者于中论初云：「非自非从他，非共非无因，诸法随于何，其生终非有。」终，谓毕竟，随于何之「于」，表所依时、处、宗派。「诸」，是能依表内外诸法，应如是配释。「内外诸法于任何时处宗派，自生决定非有。」此中「非」字但与成立有之自生相连，不与有相连，破有义亦成立故。余三宗亦应如是配释。

如是四宗本论成立。颂曰：

彼非彼生岂从他 亦非共生宁无因

不自生之义，此云彼非彼生，余三亦应如是知。云何知不自生。颂曰

彼从彼生无少德

彼谓有生作用正生之芽，从彼谓从正生之自体。故芽之自体非从芽之自体生，即是此

宗之义。自体已有，再从已有之芽体出生，毫无增上功德，前已有故。

此自生宗亦违正理。颂曰：

生已复生不应理 若计生已复生者 此应不得生芽等

若计种子生已复更生者，则以何事遮彼种生而令生芽，彼种子复生既无障碍，则芽苗茎等于此世间应皆不得生也。复有过失。颂曰：

尽生死际唯种生

理如前说。设作是念：由水、时等能生芽之助缘，令种子变坏令芽生起，芽与种子同时安住成相违故，是种灭芽生故无上说之过。又种子与芽非异，亦非不从自生。此不应理。颂曰：

云何彼能坏于彼

种子与芽无异故，芽坏种子不应道理，如自体性。复有过失。颂曰：

异于种因芽形显 味力成熟汝应无

形谓长圆等，显谓青黄等，味谓酸甘等，力谓势力差别。如身略近痔药便能疗痔疾，及手持神药便能腾空。成熟谓物转变差别，如荳蔻等，味转甘美。若种芽无异，则如种子性中所有，应更无异形等事。然实有异事可得，如从蒜种子生水茎等芽，故说不异，不应道理。

若作是念：舍种子位，转得异位，即是种子转变成芽，此亦非理。颂曰：

若舍前性成余性 云何说彼即此性

彼意谓性无异，今以此计，则芽之无异性决定非有。故性无异之宗便不得成。若谓种芽形等虽异而物无别，亦不应理，离形等外无别物故。复有过失。颂曰：

若汝种芽许非异 芽应如种不可取

或一性故种如芽 种亦可取不应许

如于芽位种子体性不可取，则芽体性亦应不可取，以离种子无异性故。如种子性，或如芽可取，种亦应可取，以离芽等无异性故，如芽性。欲离上说之过，故不应许种芽无异。

自命通达真实而计执自生之邪宗已破，今显未学邪宗之世间名言中，计有自生亦不应理。颂曰：

因灭犹见异果故 世亦不许彼是一

种子因已灭，犹有芽果可见，故世间亦未见种芽无异。若是一者，因不见时，果亦应不可见，然实可见，故彼等非全无异也。由此自生于真俗二品，皆违正理。颂曰：

故计诸法从自生 真实世间俱非理

故阿遮利耶未加简别，直云非自生而破之。有简别云：「诸法胜义非自生，有故，如有情。」所加胜义简别诚为无用。计自生复有余过失。颂曰：

若计自生能所生 业与作者皆应一

非一故勿许自生 以犯广说诸过故

中论云：「因果是一者，是事终不然，若因果是一，生及所生一。」一性非有，父子、眼与眼识皆应一故。中论云：「若然是可然，作作者则一。」以是若怖所说众过，欲求无倒通达二谛，不应许诸法自生也。

诸法决定不自生，故自生宗非理。然云：「岂从他？」则不应理。以诸经说，从他四缘，所谓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而生诸法，虽非所欲，亦须许他生也。有说：因缘是五因性除能作因，凡所缘事即所缘缘，谓六识所缘一切法皆所缘缘。除入无余依涅槃心，其余一切心心所法皆无间缘。能作因即增上缘。有说：「能生者谓因」。依此体相，若

此法是种子性能生彼法，此法即彼法之因缘。如年老人依杖乃起，正生心心所法要依如杖之所缘乃生彼法即所缘缘，是正生法之所依也。因灭无间即果之无间缘，如种灭无间为芽之等无间缘。若有此法彼法乃生，此法即彼法之增上缘。又有余缘，若俱生，若后生等，皆此中摄。由大自在天等非是缘故，当知更无第五缘。

此他生义不能成立，违教理故。今说违理过，颂曰：

若谓依他有他生 火焰亦应生黑闇

以是他故。然此非可见事，故此非有。如中论云：「因果是异者，是事亦不然，若因果是异，因则同非因。」复有过失，颂曰：

又应一切生一切

应从一切是因非因，生一切是果非果之法。何以故？颂曰：

诸非能生他性同

如能生之稻种，是自果稻芽之他性。诸非能生之火、炭、麦种等，亦是他性。稻芽既从他性之稻种而生，亦应从火、炭、麦种等而生。又如稻芽既从他稻种而生，则瓶衣等法亦应从彼生，然无是事。

他释难云：因果二法虽是他性，然非一切出生一切，现见决定故。颂曰：

由他所作定谓果 虽他能生亦是因

从一相续能生生 稻芽非从麦种等

若法为他法所作，定说此法是他法之果，若法能生此果，虽是他性亦是此法之因。以是唯特殊之他乃是因果法。非凡他性皆是因果。要从一相续摄及能生者，乃生果法。若相续异如麦种等，或虽是一相续摄而非能生者。如前刹那不从后刹那生，故非从一切而生一切也。

此不应理。且问说因果者曰：汝说唯稻种子是稻芽因，余非彼因。唯有稻芽是稻种果，余非彼果。由何因缘决定如是？若谓见其决定故，更当问曰，何故见其决定如是？若但说云：由见其决定故说见其决定，不能说明见其决定之理由，则不能救前说众过。

复次，共知他性遍通一切，都无差别，即此亦能违害他宗。颂曰：

如甄叔迦麦莲等 不生稻芽不具力

非一相续非同类 稻种亦非是他故

如麦种、莲子、甄叔迦花等，以是他故，不许能生稻芽，不具能生稻芽之力，非一相续所摄，非是同类。如是稻种亦应不具足所说之差别以是他故。

如是已破他生之他，今当宣说因果之他非有。颂曰：

芽种既非同时有 无他云何种是他

芽从种生终不成 故当弃舍他生宗

如现有弥勒与邬波笈多，互相观待乃见为异。然种子与芽非同时可见，种子未变坏定无芽故。与种同时既无有芽，故种上无离芽之他性。若无他性，则说芽从他生决定非理。故当弃舍他生之宗也。中论云：「如诸法自性，不在诸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此言诸缘，谓若因，若缘，若因缘和合，若不和合，其自性未坏，必无果性，尚未生故。若无果性，则诸缘中定无他性。由有此法表有彼法，是第七噉声。若许缘是所依，果性于缘中如枣在盘，然此非有。若彼中无此，则此不从彼生，如沙中无油。中论云：「若谓缘无果，而从缘中出，是果何不从，非缘中而出。」彼所依义，阿遮利耶此颂已善辨讫，故不再述。

外曰：上说芽种非同时有，不应道理。种子正灭即有芽生，如秤两头，低昂同时，何

时种灭，尔时芽生，种灭芽生二者同时，故种与芽亦同时有。以有他性，无上过失。颂曰：

犹如现见秤两头 低昂之时非不等 所生能生事亦尔

虽作是计。颂曰：

设是同时此非有

若以秤喻，便计能生所生二法之生灭同时者，不应道理。秤之低昂虽是同时，然所表法非同时有，故不应理也。如何非有？颂曰：

正生趣生故非有 正灭谓有趣于灭 此二如何与秤同

正生谓趣向于生故是未来，正灭谓趣向于灭故是现在。故未有未生者乃生，已有现在者乃灭，此云何能与秤相等。秤之两头俱是现在，故低昂作用同时有。种子与芽一是现在一是未来，非同时有故此与秤不同。设作是念：法虽非同时，然彼法之作用是同时有。此亦不然，不许彼作用异彼法故。复有过失。颂曰：

此生无作亦非理

生作用之作者谓芽，彼芽尚在未来故非有。彼所依既非有，此能依亦必非有。生既非有，如何能与灭同时耶？故说作用同时不应道理。中论云：「若有未生法，说言有生者，此法若无有，云何能有生。」若说芽等未生法于生前先有乃可生者，然于生前不能安立少法为有，以未生故。若生作用所依之法，于生前非有，云何能有生也？此字指法差别，法字第七噉声。无有亦是法差别，云何与生相连。谓若无此法，云何能生，应全不生也。

若谓稻秆经云：「如秤低昂之理，若何刹那种子谢灭，即彼刹那有芽生起。」岂非以秤为喻耶？曰：虽举是喻，然非说他生，亦非说自相生，是为显示同时缘起，无诸分别，如幻事故。如云：「种若灭不灭，芽生均非有，故佛说法生，一切如幻事。」

有作是说：若种与芽非同时有，无他性故，他生非理，若同时有即有他性故有他生。如眼识与俱有受等，如眼色等与受等俱有，唯是同时乃生眼识。如是眼等与心，亦唯同时者，乃是受等之缘。此定非有。颂曰：

眼识若离同时因 眼等想等而是他

已有重生有何用 若谓无彼过已说

若许眼等想等诸同时法，是现在眼识之缘者，此已有眼识待彼眼等虽成他性，然已有者重生全无少用，故生非有。若欲避无所生之过，不许彼已有者，则眼识非有故，眼识非他，此过已说。以是计他生者，纵使有他则生非有，以无生故，二者俱无。纵使有生，则他非有以无他故二者亦无。故一切种无有他义，他义空故唯留他名，是故此执不应道理。

今明因果中无观待因义。颂曰：

生他所生能生因 为生有无二俱非

有何用生无何益 二俱俱非均无用

且能生因，生已有之所生者，决定非有。前云：「生已复生亦非理。」等已出过故，诸缘于彼全无少用。若谓所生非有者，彼诸能生亦复何益？彼如兔角毕竟无故。四百论云：

「若许已有果，及计尚无果，柱等庄严屋，此义应非有。」中论云：「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若二俱者，因有何用，俱犯上说二过故。二俱法即是二相，二相所有者二俱即有。由有无性于同时一法上亦定非有，故彼性之法非有，彼非有故，诸能生缘于彼何用。中论云：「有无二事共，云何是涅槃，是二不同处，如明暗不俱。」又云：「作者定不定，不能作二业，有无相违故，一处则无二。」若谓俱离二边，其果非有非无，彼俱离二边之果，缘有何用？以俱离有无二性之果定非有故。亦有亦无既非有，则云非有非无而遮有无，亦无少许别法。

若有无俱非有，则亦无非有非无也。中论云：「分别非有无，如是名涅槃，若有无成者，非有非无成。」外曰：前为成立他生所说诸理，如干薪上注以酥油，被汝之慧火焚烧殆尽，能使汝慧火炽燃之理薪，前已足矣。

然他生是世间已成之义，不须再用正理成立，世间现见最有力故。颂曰：

世住自见许为量 此中何用说道理

他从他生亦世知 故有他生何用理

一切世人唯住自见，既是唯见他生，此最有力。其要安立正理者，唯是不现见法，非现见法。以是虽无正理，已成诸法唯是他生。

此乃未能无倒了达论义，复因无始以来法执习气成熟，骤闻舍离法执，如离亲友深生不忍，遂谓世间违害。若不广说世间道理，不能除彼世间违害之难。为明世间违害境之差别，先说二谛建立，颂曰：

由于诸法见真妄 故得诸法二种体

说见真境即真谛 所见虚妄名俗谛

诸佛世尊无倒证知二谛体性，宣说行、思与芽等内外诸法之体性有二：谓世俗与胜义。胜义谓现见真胜义智所得之体性，此是一体，然非自性有。世俗谓诸异生为无明翳障蔽慧眼，由彼妄见之力所得体性。然非如异生所见自性，即实有彼自性。故一切法有此二种体性可得。此二体性，其见真智之境，即是真胜义谛。此体性下当广说。见妄识之境，即世俗谛。

如是已建立二谛。今明见虚妄中，复有见正倒二类，故彼所取境与能取识皆有二类。颂曰：

妄见亦许有二种 谓明利根有患根

有患诸根所生识 待善根识许为倒

明利根，谓无眩翳未害黄眼等症，及如是无倒而取外境。有患根，谓与上相违。有患诸根之识，观待无患善根诸识，许为颠倒识。

如此诸识颠不颠倒分为二类，其境亦尔。颂曰：

无患六根所取义 即是世间之所知

唯由世间立为实 余即世间立为倒

如眩翳黄眼等症，食商陆药等，是为内身能坏诸根之因缘。如窥油、水、明镜、空谷、歌声、日光与特殊时处现前等，是为外界能坏诸根之因缘。若有此缘，即使无内身坏根诸缘，亦见影像、谷响、阳焰水等。幻师所诵咒所配药当知亦尔。即此咒药，及邪教，似因等，亦能坏意根。梦等建立下当广说。以是诸根若无上说障缘，则六根所取义，皆是世间所通达，观待世间说名真实，非观待圣者。其影像等有患诸根所见之境，即观待世间亦是颠倒。

今以譬喻显所说义。颂曰：

无知睡扰诸外道 如彼所计自性等

及计幻事阳焰等 此于世间亦非有

此诸外道自命为悟入真实者，彼于牧童妇女共知之诸法生灭等，尚不能无倒正解，而欲超出世间。如攀树者已放前枝未握后枝，堕坠恶见深涧之中，永离二谛必不得果。故彼所计三德等性，于世间世俗亦皆非有。故此又曰：

如有翳眼所缘事 不能害于无翳识

如是诸离净智识 非能害于无垢慧

前破他生，非唯住世间见而破，亦许是圣者所见也。若破生时约圣见为简别，彼境无有世间违害。如眩翳人见有毛轮等性，于无翳识不以为害。如是乏无漏智之异生识，于无漏见亦无违害。故彼敌者实为智者之所窃笑。

如是由胜义世俗二谛差别，已说诸法有二体性。今当别说世间世俗谛，颂曰：

痴障性故名世俗 假法由彼现为谛

能仁说名世俗谛 所有假法唯世俗

由具无明愚痴，令诸众生不见诸法实性，于诸法无自性增益为有。以障蔽见实性为体，名为世俗。由此世俗，令诸法现为实有，无自性者现有自性，以于世间颠倒世俗之前，为谛实故，名世间世俗谛，此即缘起假法也。如影像、谷响等少分缘起法，虽具无明者亦见其虚妄。如青等色法及心受等少法，则现为实有。诸法实性，则具无明者毕竟不见。故此实性与世俗中见为虚妄者，非世俗谛。此色心等由有支所摄染污无明增上之力，安立世俗谛。若已断染污无明，已见诸行如影像等，声闻、独觉、菩萨之前，唯是假法全无谛实，以无实执故。故此唯诳愚夫，于余圣者则如幻事是缘起性见唯世俗。此于无相行圣者不现，于有相行圣者乃现，以彼犹有所知障相无明现行故。诸佛世尊心心所法毕竟不行于一切法，现等觉故。以是世尊说世俗谛及唯世俗。其中异生所见胜义，即有相行圣者所见唯世俗法，其自性空即圣者之胜义。诸佛之胜义乃真自性，由此无欺诳故是胜义谛，此唯诸佛各别内证。世俗谛法有欺诳故非胜义谛。

如是已说世俗谛，今当说胜义谛。然胜义谛非言说境故，非分别境故，不能直接显示。当以闻者自能领解之譬喻明彼体性。颂曰：

如眩翳力所遍计 见毛发等颠倒性

净眼所见彼体性 乃是实体此亦尔

如眩翳人由眩翳力，见自手所持器皿中有毛发等相，为除彼故，遂将彼器数数倾覆。此时诸无翳人行至其前，用目审视彼毛发处，毛发等相都无可得，更不分别彼毛发为有事无事，是发非发，及青色等差别。若有翳人述自心意，告无翳者曰：见有毛发。尔时若为除彼分别，告有翳人曰：此中无发。然此说者无损减过，毛发之真实义是无翳人所见实非有也。如是患无明翳者，不见真实义而见蕴界处等自性，此是诸法世俗性，即是蕴等。诸佛世尊永离无明习气者所见自性，如无翳人不见毛发，此即诸法真胜义谛。

设作是念：如是行相之自性岂非无可见，诸佛如何见彼性耶？曰：实尔！然即无可见名之曰见。入二谛经云：「天子！若胜义中真胜义谛是身语意所行境性者，则彼不入胜义谛数，成世俗谛性。天子！于胜义中真胜义谛，超出一切言说，无有差别，不生不灭，离于能说所说，能知所知。天子！真胜义谛，超过具一切胜相一切智境，非如所言真胜谛，一切诸法皆是虚妄欺诳之法。天子！真胜义谛不能显示。何以故？以一切能说所说，为谁说等法，于胜义中皆是无生。诸无生法不能宣说无生之法。」是故缘真实义之智，全无有性、无性，自性、他性，实、非实，常、断，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空、不空，能相、所相，一性、异性，生、灭等差别，以彼自性不可得故。如是思择真实义时，唯诸圣者方是正量，异生则非。

若举世间妨难者，观真实义时亦许世间知见是正量者，颂曰：

若许世间是正量 世见真实圣何为

所修圣道复何用 愚人为量亦非理

既许世间是正量，此量现见真实义，故应许已断无明。故许愚人为正量不应道理。若人有缘何法之无知，此人于彼法即非正量，如不识宝者观宝珠等。若眼识等已现见真实义，

则为求证圣道故勤修净戒闻思修等应空无果。此亦不尔。颂曰：

世间一切非正量 故真实时无世难

由前道理，于观真实义时，世间一切非是正量，故无世间妨难。

若尔，何境有世间妨难？颂曰：

若以世许除世义 即说彼为世妨难

如有人云：我物被劫。余人问曰：为是何物？告曰是瓶。他若破曰：瓶非是物，是所量故，如梦中瓶。以世间共许事破除世间义，如是等境即有世间妨难。若时安住圣人知见，以善丈夫而为定量，则无世间妨难。智者当以此理观诸余事。

如是已依世间许有他生，释世间妨难。今当更说世间亦无他生，故住彼见破他生，亦无世间妨难。颂曰：

世间仅殖少种子 便谓此儿是我生

亦觉此树是我栽 故世亦无从他生

如指一有男相者云：此儿是我生。非将如是相者，从自身出纳入母腹，唯是殖彼不净种子。由此仅殖彼因，便云自生儿。故世间亦不许种子与儿为他，若是他者，应如他补特伽罗，不可说为吾子矣。种子与树如是应知。

由此所说道理，显示缘起无常断过。颂曰：

由芽非离种为他 故于芽时种无坏

由其非有一性故 芽时不可云有种

若芽是离种他者，则有芽时种亦可间断。如有青牛黄牛死非不间断，及有异生，圣人非不涅槃也。以无他性故，如芽体性种亦不断，故离断失。由无一性故，非种子即芽，破种子不灭，故离常失。如经云：「有种芽亦尔，非种即成芽，非异亦非一，法性非断常。」言有种者，谓若有种子。问：亦应有芽生，且非离种别生。曰：非种即成芽。何故非种子即芽耶？曰：非异亦非一。由一性异性俱非有故，若异非异皆不应理。由其双破二边，即明法性非常非断也。当知此中真实义，谓若种子与芽少有自性，则彼二法或是一性或是异性。若时彼等如梦中所见之种芽全无自性，况云一性异性。前经更说此义云：「诸行无明缘，行非真实有，行无明俱空，自性离动摇。」中论亦云：「若法从缘生，非即彼缘性，亦非异缘性，故非断非常。」

所云全无少法自性由因缘生，决定应许此义。若不尔者，颂曰：

若谓自相依缘生 谤彼即坏诸法故

空性应是坏法因 然此非理故无性

若谓色受等法各有自相自性自体，是由因缘生故，则修观行者见诸法性空，了达一切法皆无自性时，应是毁谤生之自性而证空性。如锤是击毁瓶等之因，如是空性亦应是毁谤诸法自性之因。然实不应理，故一切时不应许诸法有自相生也。如宝积经云：「复次迦叶！中道正观诸法者，不以空性令诸法空，但法性自空，不以无相令诸法无相，但法性自无相。不以无愿令诸法无愿，但法性自无愿。不以无作令诸法无作，但法性自无作。不以无生令诸法无生，但法性自无生。不以无起令诸法无起，但法性自无起。」如是广说。

有许依他起有自性，依他起之空性，以无能取所取为相，如无常性等不可说为一性异性，若如彼意，则当说唯以空性令诸法空，非自性空。四百论云：「愿我得涅槃，非不空观空，以佛说邪见，不能得涅槃。」中论亦云：「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

问：以无胜义生故，虽破自他生，然色受等法，是现比二量所得，应许彼等之自性是

从他生。若不许尔，如何说有二谛，应唯一谛，故定有他生。答：此实如是，于胜义中非有二谛。经云：「诸苾刍，胜谛唯一，谓涅槃不欺诳法。一切诸行皆是虚妄欺诳之法。」以世俗谛，是悟入胜义谛之方便故，不应观察自生他生，应如世间规律而许。颂曰：

**设若观察此诸法 离真实性不可得
是故不应妄观察 世间所有名言谛**

谓若观察此色受等法，为从自生？为从他生？离胜义不生不灭之性外，别无其余生等可得，故当不观自他生等。唯如世人所见，由此有故彼法生等，是令世人悟入之门，故当受许。如圣天云：「如于蔑戾车，余言不能化，如是世未知，不能教世间。」中论亦云：「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

若妄观察世间名言皆当失坏。如经云：「喻如依木弦，及合手动作，便从琵琶等，而发妙音声。若有聪智者，观声何来去，遍观诸方隅，来去不可得。如是从因缘，出生一切行，正见修行者，见行空不动，蕴处及诸界，内空外亦空，有性空无住，法相虚空性。」如是广说。

若见如是断除一切实执之法，其贪着名言谛者，惊惶失措，谓诸法实体染净之因，定当有生。虽如是说，唯存空言。何以故？颂曰：

**于真性时以何理 观自他生皆非理
彼观名言亦非理 汝所计生由何成**

如以观胜义时所说正理，观自生他生皆不应理。如是于名言中由自性生亦不应理。汝所计之诸法生，由何成立？故自相生于二谛中俱非是有。汝虽不欲，亦定当受许也。

有作是说：龙猛菩萨说不自生等，唯是破遍计执自性，非破依他起自性。彼等之意，无因不成，故彼说者，唯应诘难。

若二谛中俱无自性生，云何世间见有有性耶？颂曰：

**如影像等法本空 观待缘合非不有 于彼本空影像等
亦起见彼行相识 如是一切法虽空 从空性中亦得生**

一切法谓不异因果而住，若知影像无自性之因果建立，谁有智者，由见有色受等不异因果诸法，而定执为有自性耶？故虽见为有，亦无自性生。如经云：「如于明镜中，现无性影像，大树汝当知，诸法亦如是。」以是之故，颂曰：

二谛俱无自性故 彼等非断亦非常

由一切法如同影像自性空故，于胜义世俗二谛之中俱无自性，非断非常。如中论云：「若法有定性，非无则是常，先有而今无，是则为断灭。」又云：「若有所受法，即堕于断常，当知所受法，为常为无常。」又云：「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变化人。如初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变化人所化，是则名为业。烦恼业及身，作者与果报，皆如寻香城，如阳焰及梦。」以如幻喻，明从无自性生无自性。

如是二谛中俱无自性，非但远离常断二见，即业灭已经极久时，与诸业果报仍相系属，虽不别计阿赖耶识，内心相续，不失坏法，及以得等，亦极应理。所以者何？颂曰：

**由业非以自性灭 故无赖耶亦能生
有业虽灭经久时 当知犹能生自果**

从已灭业如何生果，为答此问。如有一类欲安立已灭业之功能故，或计阿赖耶识，或计余不失法如同债券，或计得法，或计业习气所熏内识相续。若如中观，业自性不生，故亦无灭。从不灭生果非不可有，故诸业不坏，业果关系，极为应理。如中论云：「诸业本不生，以无定性故，诸业亦不失，以其不生故。」如经亦云：「人寿量百年，说活尔许时，

然年无可集，此行亦如是。我或说无尽，或时说有尽，依空说无尽，名言说有尽。」

当以譬喻重明彼义。颂曰：

如见梦中所缘境 愚夫觉后犹生贪

如是业灭无自性 从彼亦能有果生

如转有经云：「大王当知，譬如男子于睡梦中见与美女共为稠密，既睡觉已忆彼美女。大王！予意云何？若此男子梦与美女共为稠密，既睡觉已忆彼美女，可说此人为有智否？王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由彼梦中美女非有不可得故，况能与彼共行稠密，唯由彼人徒自劳苦。佛言：大王！如是愚痴寡闻凡夫，眼见色时，心生喜乐，便起执着谓色实有，起执着已随生染爱；起染爱故随贪瞋痴，发身语意造作诸业。然此诸业作已即灭，灭已不依东方而住，」乃至「不依四维上下。」又云：「后临终时，同分业尽，意识将灭，所作之业皆悉现前。譬如男子从睡觉已，忆念梦中所见美女影像现前。大王！如是最后识灭，生分所摄最初识生，或生天上，」乃至「或生饿鬼。」又云：「大王！其最初识灭已无间，彼同类心相续生起分明领受所感异熟。大王！曾无有法能从此世转至后世，然有死生业果可得。大王当知，最后识灭名之为死，最初识起名之为生。大王！最后识灭无有去处，生分所摄最初识，生无所从来，所以者何？本性离故。大王！最后识有最后识空，死由死空，业由业空，最初识由最初识空，生由生空，而彼诸业不曾散失。」

设作是念，若由自性不生不灭，能感异熟者。如不灭故能感异熟，如是已感异熟者，应更感异熟。以业不灭故。若已感异熟者更感异熟，应成无穷？曰：不尔。颂曰：

如境虽俱非有性 有翳唯见毛发相

而非见为余物相 当知已熟不更熟

譬如境俱非有，然有翳者，唯见非有之毛发等相，而不见为兔角石女儿等余物相。业亦如是，虽俱不自性灭，然异熟决定。

又此譬非但明诸业决定，且能成立异熟决定，颂曰：

故见苦果由黑业 乐果唯从善业生

无善恶慧得解脱 亦遮思惟诸业果

善不善业虽皆无自性，然如有翳，唯见毛发等。故可爱异熟，非不善生，不可爱者非从善生，善不善业俱不可得者，当得解脱。是故世尊，恐诸凡夫以理观察，毁谤业果坏世俗谛。故云：「诸业异熟果不可思议。」遮止思维业果。

若能如是建立诸业果，则楞伽经等说有阿赖耶识，为无边诸法功能差别所依，名一切种。如大海水起诸波浪，是一切法生起之因，岂彼一切都无生耶？曰：不尔，须如彼说乃得调伏者，始说彼有故。随一切法体性转故，当知唯说空性名阿赖耶识，非但说有阿赖耶识，亦曾说有补特伽罗，于须说彼乃调伏之众生，即说有彼而摄受故。如经云：「诸苾刍！五蕴即重担，荷重担者谓补特伽罗。」又对一类说唯有诸蕴。如经云：「谓心意识，长夜熏修信戒等德，后生天趣。」此等一切皆是密意增上而说。此中为谁密意而说？颂曰：

说有赖耶数取趣 及说唯有此诸蕴

此是为彼不能了 如上甚深义者说

若诸众生，由其长夜习外道见，不能悟入甚深法性，闻说法性，深生怖畏，谓我全无，我当断灭，便于佛教起险处想，背弃正法失大义利，最初为说阿赖耶识等，令其先除外道邪见，导入大义，后由无倒了达经义，自能放舍阿赖耶等故唯功德，全无过失。如圣天云：「若乐何何事，先观彼彼法，倘令已退失，便非正法器。」

为令入故，非但先说阿赖耶识等。颂曰：

如佛虽离萨迦见 亦尝说我及我所

如是诸法无自性 不了义经亦说有

如佛已断一切萨迦耶见，我我所执虽已断讫，然由说我我所是令世人了解之方便，故薄伽梵亦曾说言我及我所。如是诸法虽无自性，然说有性是令世人了悟之方便，故亦说有。如东山住部，随顺颂云：「若世间导师，不顺世间转，佛及佛法性，谁亦不能知。虽许蕴处界，同属一体性，然说有三界，是顺世间转。无名诸法性，以不思議名，为诸有情说，是顺世间转。由入佛本性，无事此亦无，然佛说无事，是顺世间转。不见义无义，然说法中尊，说灭及胜义，是顺世间转。不灭亦不生，与法界平等，然说有烧劫，是顺世间转。虽于三世中，不得有情性，然说有情界，是顺世间转。」如是广说。

入中论卷三

如是诸唯识师，于上述中观宗心不忍可，欲明随自分别所立宗义。颂曰：

不见能取离所取 通达三有唯是识

故此菩萨住般若 通达唯识真实性

住谓安住。言住般若，谓安住于慧。由彼慧是此所有，故云住慧，即修行般若也。言此菩萨，住现前地，由何而能不妄增益无倒通达证真实义，谓由通达无外色故。诸心心所唯缘起性，名通达唯识真实性。又此如何通达唯识真实性耶？故曰：「不见能取离所取，通达三有唯是识。」谓此菩萨，以此所说正理，观察内心，由无所取，亦不见有能取，长时修习三有唯识。由是修习，乃能内证不可说之唯事，以此渐次，能通达唯识真实性。

若唯有识，都无外境，云何得生带彼行相之唯识耶？颂曰：

犹如因风鼓大海 便有无量波涛生

从一切种阿赖耶 以自功能生唯识

譬如波涛所依大海，因风鼓荡为缘，如睡眠之波涛，即便竞起奔驰不息。如是此中诸识无始展转传来，由二取执着习气成熟时所得自体。此正灭时于阿赖耶识中熏成习气差别，为生将来顺自行相余识之因，此因渐遇成熟之缘，即得成熟，从此生起不净依他起性。凡夫于此分别执为能取所取，实无离识少分所取。如计以大自在天等为因者云：「蛛为蛛网因，水晶水亦尔，根为枝末本，此是众生因。」说大自在天等为众生之作者，如是有阿赖耶识者，亦说阿赖耶识为一切法之种子依，名一切种。唯大自在是常，阿赖耶识无常，是其差别。又谓圣教建立有如是义。颂曰：

是故依他起自性 是假有法所依因

无外所取而生起 实有及非戏论境

定应许此依他起性，以是一切分别网所依故。如依于绳，误以为蛇，不观待绳则不应理。以地等为缘误以为瓶，不观待地等，于虚空中不生彼心。此中既无外境，以何为缘而生青等分别，故定当许依他起性为生分别之因。以是一切染净因故，如是即名善取空性。谓由于此彼无所有，即由彼故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余实是有，即由余故如实知有，是为无倒悟入空性。此复非以一切戏论之境而为自性，以诸言说唯取假相故。凡有言说，即不能诠实事也。总此依他起性三相安立，谓无所知，唯从自内习气而生，是有自性，非戏论境。其为假有法之因义，以是有自性即能成立，故不异彼三也。今当问彼。颂曰：

无外境心有何喻 若答如梦当思择

于此当正观察，若谓如人眠于极小房中，梦见房中有狂象群，此必非有，故虽无外境，定当许有此识。为显此答，全无心要，责当思择，如何思择？颂曰：

若时我说梦无心 尔时汝喻即非有

其见狂象群行相之心，吾等亦说如境非有，以不生故。若无心者，则无二宗极成之喻，故无离外境之内识也。

设作是念：若无彼错乱识，则醒觉后不应忆念梦所领受。此亦非理。颂曰：

若以觉时忆念梦 证有意境亦尔

何以故？颂曰：

如汝忆念是我见 如是外境亦应有

如以忆念梦所领受证意是有，由亦忆念境界领受，则境亦有，或识亦非有。

设曰：若梦中有象等色者，彼是所取故，亦应有眼识，然此实非有。由睡眠扰乱，前五识身定非有故。颂曰：

设曰睡中无眼识 故色非有唯意识

执彼行相以为外 如于梦中此亦尔

梦中眼识毕竟非有，由彼无故，则象等色眼处所取亦非是有，唯有意识，是故定无外境，是执识之行相以为外境，如于梦中全无外境唯有识生，如是此应亦尔。破曰：不然！梦中意识亦不生故。颂曰：

如汝外境梦不生 如是意识亦不生

眼与眼境生眼识 三法一切皆虚妄

如见色时必有眼色及意，三法和合。如是梦中了别境时亦有三法和合可得。又如梦中眼色非有，眼识亦非是有。如此三法，如是颂曰：

余耳等三亦不生

言耳等者，等字等取声及耳识，乃至意根法界意识。是故梦中此等三法一切皆虚妄，故说梦中定有意识不应道理。

有清辩论师作是思：意识所取法处所摄色，梦中亦有，故无内识能离外境。此亦非理，梦中三法毕竟非有故。若谓为破他宗故如是许者，是则梦喻应全无用，以梦非虚妄，不能显示所喻之法为虚妄故。

由梦中三法皆非实有，故以已极成者成立余未极成故，醒时一切法亦能成立皆无自性。颂曰：

如于梦中觉亦尔 诸法皆妄心非有 行境无故根亦无

如于梦中根境识等皆是虚妄，如是当知觉时亦尔。是故经云：「犹如所见幻有情，虽现而非真实有，如是佛说一切法，如同幻事亦如梦。」又云：「三有众生皆如梦，此中不生亦不死，有情人命不可得，诸法如沫如芭蕉。」此等皆成善说。

已说观待觉时识等三皆不生，若于梦中观待梦识。颂曰：

此中犹如已觉位 乃至未觉三皆有

如虽有无知睡眠，就离通常睡眠之觉者，诸法虽自性不生，然由无明睡眠故，如梦所见，三法皆有。如是未离睡眠梦未醒者，如自性之三法亦皆是有。颂曰：

如已觉后三非有 痴睡尽后亦如是

如梦尽醒后，则梦中所见三法皆非是有。如是尽拔无明睡眠，亲证法界，则彼三法亦皆非有，故离外境非有内识。

如有翳眼，发等非有而可见故，虽无外境亦有内识。此亦非理。颂曰：

由有翳根所生识 由翳力故见毛等

观待彼识二俱实 待明见境二俱妄

当知唯如梦说，观待有翳之所见，毛发之相亦有。观待无翳之所见，二俱不生。若离外境，识难知故，定应许此。若不尔者，颂曰：

若无所知而有心 则于发处眼相随

无翳亦应起发心 然不如是故非有

若有翳人，虽无毛发而生带毛发行相之识者，则有翳人随于何处见有毛发，余无翳人审视彼处，亦应生见毛发之心与彼相同，无境同故。故说无境而有识生，不应道理。

设救此云：若以有境为生识之因，实应如是。然是以前识所熏习气成未成熟，为生不生内识之因，故唯有前带发相识，所熏习气成熟者，始有彼相识生，余则不生。此亦不然。颂曰：

若谓净见识功能 未成熟故识不生

非是由离所知法 彼能非有此不成

离所知法者，义谓所知非有。若许有功能者，乃可说成不成熟，生不生识。然我不许有彼功能。云何功能非有？颂曰：

已生功能则非有 未生体中亦无能

此中若计有功能者，为属现在识耶？为属过去与未来识耶？且已生识中功能非有，若作六赅名功能之识，则识果性，因中亦有不应道理。若许尔者，果应无因生。芽已生时种子未坏故。故已生识中功能非有。若作五赅名从功能识则已生识从功能生，不应道理。识已有故，前已广说，故已生中功能非有。

未生体性之识中，亦无功能。颂曰：

非离能别有所别 或石女儿亦有彼

若无能别，所别非有。如云：「识之功能。」识是功能之能别，功能是所别之事，其未生法，以破立性曰此是识或曰非识，俱不可说。既俱不可说，如何可简别其功能。云：「此是彼之功能。」若时无有能别，则全不能说彼从此生也。若许未生中有功能者，则石女儿中亦应许尔。故未生中功能非有。设作是念：若识当从此功能生，心想彼当生之识，而云：「此是彼识之功能。」及云：「彼当从此生。」如是能别与所别事，皆可成立。如世间云：「煮饭」及云「此线织布。」论中亦云：「前三种入胎，谓轮王二佛。」此亦全无心要。颂曰：

若想当生而说者 既无功能无当生

且若有生者，乃可说当生。其常不生者，如石女儿等或虚空等则决定不生。是故此中若有功能，乃可说识当来生，若未来识非有，则无彼功能。既无功能，则识之当生非有，如石女儿等。此亦解释煮饭等喻。

复次识与功能，应互相待。如是亦无依他起性。颂曰：

若互相依而成者 诸善士说即不成

要已有识乃有彼功能，要有功能，乃从彼生识。如是即成互相依待。若许此者，则识非有自性。喻如有长乃成短，有短乃成长，有彼乃成此。如四百论云：「若法因待成，是法还成待，今则无因待，亦无所成法。」此义是说若识等法，因待功能差别而成，其所待法功能差别，还因观待此识乃得成立。是则当说此二谁是所待，谁是所成。又云：「若法因待成，未成云何待，若成已有待，成已何用待。」此义是说，若识因待功能而成者，为识已成而待功能？为识未成而待功能？若未成者，未成故如兔角，应不待功能：若谓已成

而待者，彼已成故复何用待。故诸善士说，互相依待而成，即不得成。故未来识中功能亦非有。

今更当说过去识中亦无功能。颂曰：

若灭功能成熟生 从他功能亦生他

若谓已生正灭识，为生果故，于阿赖耶识熏成功能差别，从彼已灭识之功能成熟，而生当生之识者，则应从他功能而生他果。何以故？颂曰：

诸有相续互异故

如云：「达努谓增广。」以展转义名曰相续，犹如河流相续不断。因果相续转时，由于生死展转无间，次第不断，是三世诸行刹那之能取。由此遍于相续支分刹那中有，故相续支分之诸刹那，名有相续。彼等互异各别为他，是敌宗所许，故果刹那后时生者，离因刹那习气而是他性，是则从他功能应有他生。若谓许故无此过者，是亦不然。应一切法从一切法生。颂曰：

一切应从一切生

此于破他生时已说，故不更述。设救，颂曰：

彼诸刹那虽互异 相续无异故无过

若作是念：彼是有相续诸刹那性，更互为他，此相续唯一，故非一切法从一切法生，若如是者可容无过。然彼不成。颂曰：

此待成立仍不成 相续不异非理故

自性互异诸法，是不异相续之所依，不应道理，是他性故，如他。颂曰：

如依慈氏近密法 由是他故非一续

所有自相各异法 是一相续不应理

如是说此是一相续亦不应理。此中前说由识功能成未成熟，生不生识，非由所知有无。今说功能非有即破其执，故无所知，识定非有。

如是说已，诸唯识师复欲申述自宗，成所乐义。颂曰：

能生眼识自功能 从此无间有识生

即此内识依功能 妄执名为色根眼

眼识习气，是由余识正灭时于阿赖耶识熏习而成，由此成熟，便于后时生彼行相相同之识。彼识所从生之无间功能刹那，即彼所依。世间愚人妄执彼为有色眼根，实离内识，眼根非有。所余诸根亦如是知。

已说无有离识之眼等根，当说色等亦不离识。颂曰：

此中从根所生识 无外所取由自种

变似青等愚不了 凡夫执为外所取

如玢都唧缚迦，及甄叔迦等生为红相者，非如摩尼要待外色渲染。是彼芽等相续，从自种子功能而有差别相生。如是虽无青等外色亦有识生变似青等，世间于此变似青等，即执为识外境自性。譬如湖中净水充满，湖岸树枝系以红宝，水中影像似宝相现，故觉湖中似有真宝。然此湖中彼宝非有，当知识亦如是，故离内识别无外境。复有异门。颂曰：

如梦实无余外色 由功能熟生彼心

如是于是醒觉位 虽无外境意得有

此皆不然。颂曰：

如于梦中无眼根 有似青等意心生

无眼唯由自种熟 此间盲人何不生

如醒觉位眼观众色能生明了眼识。如是梦中，若无眼根唯由自内习气成熟，能生意识如眼识者，则醒觉位之盲人，由自习气成熟，何故不生如是行相之意识如不盲者？二位无眼相同故。

若谓如是行相意识之因，非是无眼，是由彼形相意识功能成熟，若有彼功能成熟者，乃生如是形相意识。此复要仗睡眠为缘，故唯梦中乃有，醒时非有。此不应理。颂曰：

若如汝说梦乃有 第六能熟醒非有

如此无第六能熟 说梦亦无何非理

第六谓意识，若汝仅凭口说，梦中乃有如是行相意识功能成熟，非是醒时。吾等亦说，如醒时无有如是行相意识功能成熟，如是梦中亦非有。颂曰：

如说无眼非此因 亦说梦中睡非因

梦中见境，应无眼识行相相顺意识功能变异成熟所起意识，识所依根无作用故，如醒时之盲人。是故如无眼，非醒时盲人生识之因，如是睡眠亦非梦中彼识习气成熟之因。于是颂曰：

是故梦中亦应许 彼法眼为妄识因

是故梦中亦应许有如是行相之境，如是行相之识，及如是行相眼识之所依。颂曰：

随此如如而答辩 即见彼彼等同宗 如是能除此妄诤

自宗说云：醒位三法皆自性空，是所缘故，如梦。他便说云：醒时内识由外境空，是识性故，如梦中识。又云：醒时所缘境，是虚妄性，以是境故，如梦中境。如是又云：若无依他起性，染净非有，无所依故，如龟毛衣。翳喻亦如是说。此唯识师由如是等门随作如何答辩，中观智者，见彼彼答辩，同所立宗，即能除遣此妄诤也。

如是说亦不违圣教。颂曰：

诸佛未说有实法

如经云：「三有唯假立，全无自性法，于假立分别，执为法自性。无体无了别，无赖耶无事，凡愚恶分别，如尸妄计度。」若谓于此一法无彼一法之空性，是无事者，亦不应理。经说：「大慧！于一法无一法之空性，是一切空性之最下者。」由牛非马故说牛非有，不应道理，自体有故。如是经云：「世尊入诸根时，即是入法界。言诸根者，所谓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女根、男根、命根、乐根、苦根、喜根、忧根、舍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未知欲知根、已知根、俱知根。其中眼根于三世中俱不可得。若于三世不可得者，即非眼根。若非眼根，云何当知彼眼根名？譬如空掌，虚诳无物但有假名，于胜义中空不可得，拳亦无得。如是眼根亦如空拳，虚妄无实，而现虚相，诳惑愚夫。但有假名，于胜义中，眼及眼根俱不可得。如是世尊得一切智已，为度颠倒众生故，说名眼根，非胜义中有，彼等诸根自性离故。根自性空，彼眼眼性不可得，眼根性不可得，何以故？是眼离眼自性故。若法无自性，彼即非物，以非物故即非成就，非成就者即不生不灭，不可说言彼是过去未来。」如是广说。又云：「世尊！譬如有人于其梦中受乐喜笑游戏。寤后忆念，然不可得，何以故？彼人梦中受乐等事尚不可得，何况寤时，若见若得无有是处，如是诸根犹如梦事。如是一切诸法，自性亦不可得。不可得故，彼等亦不可说。」如是蕴、界、处、缘起等，皆如根广说。以是彼等宁有自性，故唯识师执实有即被所破。若离外境，非有内识，云何诸瑜伽师，依师长教授，见此大地骨锁充满耶？颂曰：

诸瑜伽师依师教 所见大地骨充满 见彼三法亦无生

谓根境识三，何以故？颂曰：

说是颠倒作意故

说此三摩地是非真实性作意故，定当如是许。若不尔者，颂曰：

如汝根识所见境 如是不净心见境

余观彼境亦应见 彼定亦应不虚妄

如汝观戏剧等时，众人共视彼境。如一人所生眼识带彼行相，余人亦尔。如是非修定者，审观骨锁等处，应如瑜伽师，亦生带彼行相之识，如缘青等之识。即此三摩地亦应不是非真实性作意也。如是当知。颂曰：

如同有翳诸眼根 鬼见浓河心亦尔

如同前说，「由翳力故见毛等，」如是等类皆当了知。颂曰：

总如所知非有故 应知内识亦非有

如所知无自性，如是带所知行相之内心，当知亦自性不生。如云「不知非所知，彼无知亦无，是故佛宣说，知所知无性。」又云：「诸识同幻化，是释尊所说，彼所缘亦尔，决定同幻事。」

故执内识实有及谤外境定无，将堕险处。唯诸善士修大悲行，以教理密咒为挽持，使不颠堕。

如是已说若离外境定无内识。今当更破唯事有性。颂曰：

若离所取无能取 而有二空依他事

此有由何能证知，未知云有亦非理

若谓由能取所取二取空之依他起有者，此有汝以何识证知耶？若谓彼自证知不应道理。自之作用于自体转，成相违故。如剑不自割，指不自触，轻捷技人不能自乘己肩，火不自烧，眼不自见，此识亦非由他识证知违自宗故。汝说若有余识为此识境，即失唯识宗故。故此有之能知毕竟非有，若谓不知而有，亦非道理。

他曰：虽非他识能知，然有自证。唯由自证证知此识，故此得有。此亦非有。颂曰：

彼自领受不得成

若谓由彼自证证知自识，亦不成立。

此中有许经部义。为成立自证故，谓如火生时，非渐照自体及瓶等，是顿时俱照。音声亦是，顿显自体及义。如是内识生时亦非渐知，是顿了自体及境故定有自证也。即不许者亦必许有自证，不尔后时忆念其境谓先已见，忆念能领受境者谓我先见，皆不应理。以念唯缘曾领受境，识未领受，念则非有，由无自证故，且彼自识不自领受，余识领受亦不应理。以由余识领受，犯无穷过。谓见青识，若由后起余识知者，彼能知青识之余识，复应更有余识领受，此后更须余识领受。故犯无穷。又应后识不缘余境，以初识继续所起诸识，皆缘前识为境故。诸有情类，是一识相续故。诸识次第起者，如刺青莲百瓣，由速转故，现似顿起。以是为断无穷过故。决定当许有自证分。如是后时起念俱念心境，谓我先见，亦得成立。若不由自证了知识体，则后起念不应道理。由于后时能起彼念，谓我先见，故可比知其能引生后时俱念心境之念者，实有能领受内识自体与彼境体之心在。故由后时念，即能成立有自领受。既有自领受则亦有依他起性。汝问：「此有由何而证知」，今如上答。今为显示彼答非理。颂曰：

若由后念而成立 立未成故所宣说 此尚未成非能立

且依成立实有，如是说者。由无自他生故，则彼念心毕竟非有。如何可用未成立之念，而成立未成立之自证也。若依世闻名言增上，亦无以自证为因之念。何以故？如火先成立者，方能以烟比知有火。如是要先成立有自证者，方能由后时所起之念，比知有自证。今

彼自证且未成立，其以自证为因之念，云何得有。譬如见水不能比知定有水珠，见火不能比知定有火珠，以无彼珠，由降雨等及钻木等，亦有水火生故。如是此中虽无自证亦有念生，如下当说。故以自证为因之念，若无自证念亦非有，今为成立未极成之自证，故汝所说念，尚未成立，故此念非有能立之用。如为成立声是无常，云眼所见性。且止如是推察，亦不应理。颂曰：

纵许成立有自证 忆彼之念亦非理

他故如未知身生 此因亦破诸差别

纵许内识能了自体及境，然说念心，能念彼等亦不应理，以许念心是离领受境心之他性故。如慈氏识之自证与领受境，近密之识先未领受即不能念。如是自身后时所生识，亦应不念未曾领受之心境，以是他故，如不知者身中之识。

若作是念：一相续所摄者是因果法故，可有念者。此亦非有，何以故？曰：「此因亦破诸差别。」以此「是他故」之因，亦能破除，一相续所摄，及是因果法这一切差别。谓领受心后所生之念心刹那以是他故，如他相续之心，应与能领受之心，非一相续所摄，非因果法。故可以此「是他故」之因广破一切也。

问曰：若依汝宗当如何许耶？答曰：

由离能领受境识 此他性念非我许

故能忆念是我见 此复是依世言说

若离能领受境之心，别无他性之念心，如前已说。由无他性之念故，其能领受心之所领受者，非后念心不能领受，故念心亦有境，能领受心之所知者，后念心非不能了知。故可念云，是我见也。此复是依世间言说，非是观察所得，以虚妄义，是世间言说故。如是颂曰：

是故自证且非有 汝依他起由何知

作者作业作非一 故彼自知不应理

如云我自知我，其正了知之我，成所作业，即此所知复是能知。此之作用亦无别体，则作者，所作业，作用，应成一体，从不曾见有如是事。如斫者与树，及斫作用，非是一事。由此亦知自证非有，故彼识不能自知也。楞伽经亦云：「如剑不自割，指亦不自触。如是应知心，不自证亦尔。」由无自证故。颂曰：

若既不生复无知 谓有依他起自性

石女儿亦何害汝 由何谓此不应有

依他起性不自他生，如前已说，现今复说体无可知。如是若许既无有生，复不可知之依他起性，则与依他起性相同之法，复由何理不许彼为有，彼石女儿亦于汝何害，汝不许为有。谓石女儿，离一切戏论，是圣智所行，离言自性也。

又汝前说：「是假有法所依因。」若有依他起性，虽可应理。颂曰：

若时都无依他起 云何得有世俗因

意谓诸世俗法都无实因也。故汝宗所说，世间名言之因都无自性。颂曰：

如他由着实物故 世间建立皆破坏

由无智慧执着实物，依他起法如未烧瓶，经汝观察如注以水。是则观待世间建立之坐、去、作、煮等及色受等，皆被破坏。故此唯有衰损，都无胜利也。如是由自分别所立宗派，入彼道者。颂曰：

出离龙猛论师道 更无寂灭正方便

彼失世俗及真谛 失此不能得解脱

何故失坏二谛便不能得解脱。颂曰：

**由名言谛为方便 胜义谛是方便生
不知分别此二谛 由邪分别入歧途**

如见真实三摩地经（即宝积经见实会）云：「世间智者于实法，不从他闻自然解，所谓世俗及真谛，离此更无第三法。众生为求安乐故，于善逝所生信心，如来悲愍于一切，为利世间说俗谛。人中狮子设世俗，显示众生为六趣，地狱畜生及饿鬼，阿修罗趣与人天，下贱种姓高贵族，大富家庭与贫舍，奴仆之属及婢使，男女等类并二根。所有众生诸差别，佛无比者为世说，智者了知世俗谛，佛为利人故宣说。众生着此论生死，不能脱离世八法，所谓利衰及毁誉，所有称讥并苦乐。得利即便生忻喜，失利便起瞋怒心，余未说者皆应知，八病恒损于世间。谁说世俗为胜义，应知彼人慧颠倒。不净苦中说净乐，于无我性说有我。无常法中说是常，住此相中而爱着，彼闻如来所说法，恐怖诽谤不信受。毁谤如来正法已，堕地狱中受剧苦。凡愚非理求安乐，转受百千无量苦。若有于佛正法中，如实观察不颠倒，超出诸有入涅槃，如蛇脱去其故皮。一切诸法自性离，空无有相第一义，若闻此法生爱乐，必得无上大菩提。佛见诸蕴皆空寂，诸界及处亦复然，诸根聚落咸离相，能仁皆悉如实知。」远离世俗胜义谛者，何有解脱。故执唯识可由邪分别转入歧途也。

此说名言谛为方便者。如经云：「无文字法中，何说何可闻，于不变增益，故有闻有说。」唯依名言谛，乃可说胜义。由通达所说胜义，乃能得胜义。如论云：「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所说胜义，即是方便所生之果。以方便生、果、所得、所证同是一义。

他曰：汝于吾等极无顾忌，我今于汝亦不容忍。汝仅善破他宗，谓以正理观察不应理故，破依他起自性。我今仍以汝所说义，不应理故，破汝所许世俗。答曰：若汝如无始以来，经百千艰苦所积财宝，被他夺去，诈现亲善授以毒食，还夺其财，期以怨相报者，可随汝欲，何害我等自得胜善利益。颂曰：

**如汝所计依他事 我不许有彼世俗
果故此等虽非有 我依世间说为有**

汝执自宗所说依他起自性，是圣智所证，我不许有如是世俗。若尔云何？彼虽非有，然是世间之所共许，唯依世间说彼是有，随彼而说，即是遮彼之方便故。如薄伽梵说：「世间与我诤，我不与世间诤，世间说有者我亦说有，世间说无者我亦说无。」颂曰：

**如断诸蕴入寂灭 诸阿罗汉皆非有
若于世间亦皆无 则我依世不说有**

如阿罗汉入无余依妙涅槃界，一切世俗皆悉非有。若此世俗设于世间亦非有者，犹如阿罗汉之蕴等。我依世间亦不说彼等为有也。故唯依世间故，我许世俗，非自力许。

此唯是世间所许，故应唯待彼许者而破，待余人则非。颂曰：

**若世于汝无妨害 当待世间而破此
汝可先与世间诤 后有力者我当依**

我等为遣世间之世俗故，设大劬劳而住。汝可破此世间世俗，倘汝不被世间妨害，我亦当助汝。然世间决定妨害于汝，故唯当旁观也。汝可先与世间相诤，若汝获胜，我愿依汝。然汝必为世间所败，故我唯当依止具有强力之世间也。

他曰：若汝怖畏世间妨难，虽无正理亦许世俗，则亦应畏圣教妨难而许唯识。如经云：「如是三界皆唯有心。」答曰：佛所说经如琉璃宝地。汝不知彼体性差别，迷为实事识水。今欲取彼实事识水，汝之智慧如未烧瓶，试为汲浸必当碎成百片，徒为知彼体性者之所耻

笑。此经密意，非如汝慧之所解也。若尔经义云何？颂曰：

**现前菩萨已现证 通达三有唯是识
是破常我作者故 彼知作者唯是心**

如前经云：「随顺行相观察缘起。如是但生纯大苦蕴纯大苦树，其中都无作者受者。彼复作是念：由执作者方有作业，既无作者，于胜义中业亦无得。彼复作是念：如是三界皆唯有心，如来分别演说十二有支，一切皆依一心而立。」乃至广说。如是破除常我作者，于世俗中见唯内心，乃是作者。以是通达三界唯识。菩提谓一切种智，萨埵谓思惟。由彼有此思惟，故名菩萨。或彼有决定趣向菩提之心，故名菩萨。或决定成菩提之有情，名为菩萨。是略去其中间句也，通达谓证悟义，现证谓亲证法界。现前是第六地名。此等是释文义。

如是已说经义，更以余经显示斯义。颂曰：

**故为增长智者慧 遍智曾于楞伽经
以摧外道高山峰 此语金刚解彼义**

此谓此处所说颂。如楞伽经偈云：「余说数取趣，相续蕴缘尘，自性自在作，我说唯是心。」为解此义。颂曰：

**各如彼彼诸论中 外道说数取趣等
佛见彼等非作者 说作世者唯是心**

言外道者，依多分说。以此法众，亦有假立补特伽罗等者，或说彼等亦非法众，如诸外道不能无倒了解佛经义故。如论云：「凡说人蕴者，世间数论师，鵙鹑徒无衣，问彼离有无。故知唯佛教，宣说甘露法，离有无甚深，是正法殊胜。」

当知执着蕴等者唯是外道。言各如者，谓各各宗。此即表示，诸外道类，亦计蕴等为作者，以此生死无始，故邪分别，何者不曾有？何者不当有？即现在世白净断等，亦计实蕴而为作者。诸佛世尊，由见彼补特伽罗等，皆非作者，故说唯心是世间之作者，此是经义。

如是已说，由破余作者，文义已尽，故彼唯字不破所知。更以异门明不破外境。颂曰：

**如觉真理说名佛 如是唯心最主要
经说世间唯是心 故此破色非经义**

如于真理觉悟者，略去前句，说名曰佛。如是应知唯心最为主要。遮遣余法亦是主要，故说三界唯心。故此仅是遣除色等为主，非说唯有心都无色等，遮其为有也。应许唯如吾释乃是经义。若如汝宗，颂曰：

**若知此等唯有心 故破离心外色者
何故如来于彼经 复说心从痴业生**

十地经说识以无明及行为因，非自相有。若识由自性而有者，应不观待无明与行，然实待彼，故识毕竟非自性有。如眩翳人见毛轮等，要有颠倒因缘，彼方得有，若无颠倒因缘即非有故。如经云：「菩萨如是，随顺行相观察缘起。彼作是念：于胜义中不知诸谛谓无明，无明所作业果谓诸行，依行之初心谓识，与识俱生余四取蕴谓名色，名色增长谓六处，根境识三和合谓有漏触，与触俱生谓受，于受贪着谓爱，爱增长谓取，从取所起有漏业谓有，业等流起诸蕴谓生，蕴熟谓老，蕴坏谓死。由死离时愚昧贪恋令心热恼谓愁，从愁发语谓叹，五根衰损谓苦，意识衰损谓忧，忧苦转多谓恼。如是但生纯大苦蕴纯大苦树，其中都无作者受者。此中无明有二种业：一令众生迷于所缘，二与行作生起因。行亦有二种业：一能生未来异熟，二与识作生起因。识亦有二种业：一令诸有相续，二与名色作生

起因。名色亦有二种业：一互相助成，二与六处作生起因。六处亦有二种业：一各取自境界，二与触作生起因。触亦有二种业：一能触所缘，二与受作生起因。受亦有二种业：一能领受爱非爱及非二事，二与爱作生起因。爱亦有二种业：一染着可爱事，二与取作生起因。取亦有二种业：一令烦恼相续，二与有作生起因。有亦有二种业：一能于余趣中生，二与生作生起因。生亦有二种业：一能起诸蕴，二与老作生起因。老亦有二种业：一令诸根变异，二与死作生起因。死亦有二种业：一能坏诸行，二与不觉知作相续因。」此等是说识以无明及行为因。如是已显示要有颠倒因缘，乃有识生。由此无故彼无云何？复如经云：「无明灭故诸行灭者，由无无明缘故，令行断灭更无扶助。诸行灭故识灭者，由无诸行缘故，令识断灭更无扶助。」乃至广说。又云：「复作是念：诸有为法和合则转，离则不转；缘聚则转，不聚不转。我如是知此有为法多诸过患，应当断除和合缘聚。然为成熟诸众生故，亦不毕竟灭除诸行。佛子菩萨如是观察有为，多诸过患，无有自性，不生不灭。」谁有心者见此教已，计识实有，如是计者唯由自见之所迷耳！故知经说唯心，是为显示唯心为主，非说无色，为显心为主故。颂曰：

有情世间器世间 种种差别由心立

经说众生从业生 心已断者业非有

有情世间，谓诸有情各由自业烦恼所得我事。器世间，谓由有情共业所感，下自风轮上至色究竟天宫。如孔雀等翎各种杂色，是由孔雀等不共业所感。莲花等各种杂色，是由一切有情共业所感，余亦应知。经云：「随有情业力应时起黑山，如地狱天宫，有剑林宝树。」如是一切众生皆由业生，业复依心，唯有心者业乃有故，其无心者，业亦无故。故众生流转，心是主要因，余则不尔。故经安立唯心为主，不立外色。颂曰：

若谓虽许有色法 然非如心为作者

则遮离心余作者 非是遮遣此色法

色指尘聚，此中有计自性等为作者，有计内心为作者：色非作者俱无诤也。故应观察自性等作者。为破彼无作者相故，说有作者功能之唯心乃是作者。由破自性等作者，自即得据所诤之境。如有二王欲王一国，逐走敌人，自即得有其国。民众是二王所共需者，故于国民都不损害。如是此色亦是二所共需都不损害。故定应知此色是有，由上所说道理。颂曰：

若谓安住世间理 世间五蕴皆是有

若许现起真实智 行者五蕴皆非有

由是当知。颂曰：

无色不应执有心 有心不可执无色

若时以正理了达色非有者，亦应了达心非是有，二法俱无正理故。若时了达心是有者，亦应通达色有，二法俱是世间共许故。即由圣教应知亦尔。颂曰：

般若经中佛俱遮 彼等对法俱说有

色等五蕴对法藏中由自相共相等门俱分别解说为有，佛于般若波罗蜜多经则同遮五蕴故。如云：「须菩提！色自性空。」广说乃至「识自性空。」如是颂曰：

二谛次第纵破坏 汝物已遮终不成

汝计无色唯有内识，是俱破坏上来所说由圣教正理所成立之世俗胜义次第。即使破坏二谛次第，然汝之实物终不得成。何以故？由前已遮实物，故汝徒劳无果。颂曰：

由是次第知诸法 真实不生世间生

问曰：此经之义虽如是说，然由余经定能成立唯心。如云：「外境悉非有，心变种种

相，似身受用处，故我说唯心。」身谓眼等诸处，受用谓色等诸境，处谓器世间。由离内心无外境故，唯识生时变似根身，受用，处所，故身等境事，似离内识别有外境，是故三界唯心。曰：此经亦是有密意者，颂曰：

**经说外境悉非有 唯心变为种种事
是于贪着妙色者 为遮色故非了义**

当知彼经是不了义，谓诸有情以贪妙色为缘，随贪瞋慢等转，不得自在。由贪着彼故造诸重罪，退失福德智慧资粮。世尊密意为破以色为缘所起烦恼，故说唯心。如于有贪众生说能除外境贪之骨锁，虽非实有亦如是说。复次此经是不了义非是了义，由何决定？由教及理。颂曰：

佛说此是不了义 此非了义理不成

非但此经是不了义，余经亦然。颂曰：

如是行相诸余经 此教亦显不了义

如是行相经为何等？谓如解深密经，说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三自性中，遍计执无性，依他起有性。如是又云：「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此等如云：「如对诸病者，医生给众药，如是对有情，佛亦说唯心。」此教显彼是不了义。如是，「世尊于契经中说：如来藏，自性光明，本来清净，具足三十二相，一切有情身中皆有。世尊复说：如无价宝垢衣缠裹，此被蕴界处衣之所缠裹，为贪瞋痴之所障蔽，为分别垢之所染污，然是常住坚固不变。世尊！如来所说此如来藏，与诸外道所说神我有何不同？世尊！诸外道类，亦说神我，常住、非作、无德、周遍、不坏。世尊告曰：大慧！我所宣说如来藏者，不同外道所说神我。大慧！如来应正觉等，是于空性、实际、涅槃、不生、无相、无愿等句义说名如来藏。为除愚夫无我恐怖，由如来藏门，显示无分别处，无相境界。大慧！现在未来诸菩萨摩訶萨，不应执我。大慧！譬如陶师，于一泥聚，由彼自手、艺、杖、水、绳、功用等故，造种种器。大慧！如是如来，于法无我离一切相，由异种种智慧巧便，遂以种种字句异门，说如来藏或说无我。大慧！是故我所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神我。大慧！如来为欲引摄，贪着神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故说如来藏，是欲令诸堕实我见意乐有情，由先成就三解脱门意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彼经又云：「大慧！空性不生、不二、无自性相。皆悉遍入一切佛经。」是故如是行相契经，唯识师计为了义者，已由此教显彼一切皆非了义。次以正理明非了义。颂曰：

佛说所知若非有 则亦易除诸能知

由无所知即遮知 是故佛先遮所知

诸佛世尊渐导众生令入无自性。如修植福德者易悟入法性故，修福即是悟入法性之方便，故先说布施等。如是遮遣所知，亦是悟入无我之方便。故诸佛世尊先遮所知，以了达所知无我者，易入能知无我故。诸了达所知无我者，有唯以自力，便能了达能知无自性，有因他略说即能悟者，故佛先说遮遣所知。

诸有慧者亦应如是解释余经。颂曰：

如是了知教规已 凡经所说非真义

应知不了而解释 说空性者是了义

凡诸契经未明了宣说不生等缘起者，当说彼是悟入无自性之因。如云：「大种非眼见，眼宁见彼造，佛为破色执，于色如是说。」经云：「无常义者，是谓无义。」

当知说空性者是真了义。如云：「当知善逝宣说空，是诸了义经差别，若说有情数取士，当知彼法不了义。」又云：「我于千世界，所说诸契经，不能尽宣说，文异义唯一。若

能修一事，即遍修一切，尽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法，诸法皆无我。若人善解义，能于此处学，不难得佛法。」当知无尽慧经等亦如是广说。

今当略说少分。如蛇于盘绳之缘起上，是遍计执，以彼于此非是有故。彼于其蛇上是圆成实，非遍计故。如是自性，于依他起所作法上是遍计执。论曰：「自性名无作，不待异法成。」故自性非所作法，如于现见之缘起所作如幻法上遍计执者，于佛境界乃是真理，非遍计故。由不触着所作性事唯证自性，证悟真理名为佛故。当了达如是遍计执，依他起，圆成实之三性建立，而解说契经密意也。

所取能取，离依他起无别事故，说彼二取于依他起上是遍计执性。是应思惟，傍论已了，应辩正论。

入中论卷四

如是已破他生，今破共生。颂曰：

计从共生亦非理 俱犯已说众过故

计共生者，谓既从自生亦从他生，故计共生。如从泥团、杖、轮、绳、水、陶师等而有瓶生，瓶与泥团非有异法，要泥团性中有瓶，乃得生，故从自生。陶师功用等他法亦能生瓶，故亦从他生。以是执为自他共生。外法既尔，内法亦然，要自他共乃得有生。彼宗安立，命、非命、福、罪、漏、律仪等九句义，谓是真实。如弥勒要前世命根中有，今乃得生，故从自生，以弥勒与命根非异法故，由计命根具诸趣故。谓命能往天等诸趣，弥勒亦从父、母、法、非法、漏等他法而生，故亦从他生。前说非自生，非他生，于吾等无防难，以吾不许唯从自生，与唯从他生故。破曰：此说亦不应理，以俱犯前说众过故。如破前两宗所说众过，于计共生宗，亦成过咎，故共生定非有。若泥团性中已有瓶，则不应生，已有故。如前破云：「彼从彼生无少德，生已复生亦非理。」如是应知说命根中已有弥勒乃得生，是事非有。由水、绳、轮等性中无有瓶故，瓶亦不从彼等中生，如前破云：「若谓依他有他生，火焰亦应生黑暗，又应一切生一切，诸非能生他性同。」计从父母等有弥勒生亦如是破。

如前说，计自生、他生，随于世俗胜义，皆不应理。如是计共生由前道理，亦定非有。颂曰：

此非世间非真实 各生未成况共生

非但以前正理，说计共生不应道理，即世亦可知其非理。

如一胡麻，能有油出，则多胡麻亦有油出，若沙砾虽多终不能出油。如是若各别能生者，多乃能生，故计共生不应道理。

计自然生者，谓若有因生，则因与果或是一性，或是异性，或是二俱，便有上过。我不许因生，故无所说过。故诸法生唯自然生。如莲茎粗硬，莲瓣柔软，未见有人制造，瓣须蕊等颜色形状种种不同，亦未见作者。波那娑果与石榴等各种差别亦皆如是。外物既尔，内界亦然。如孔雀、底底利鸟，及水鹤等，未见有人强为作种种形状色彩，故诸法生唯自然生。破彼颂曰：

若计无因而有生 一切恒从一切生

世间为求果实故 不应多门收集种

若谓诸法自然生者，如波那娑树，非波那娑果之因；栋木及阿摩罗等亦非彼因，则栋

木等亦应能生彼果。又波那娑果，既从非因之波那娑树生，亦应从三界一切法生，俱非因故。又如阿摩罗果与罗鸠罗果等必待时节方能成熟，是暂时性，彼等亦应恒时有，不须观待时节因缘故。如是孔雀非孔雀翎之因，乌鸦亦应生孔雀翎；又应孔雀一切时中乃至胎位，生鸚鵡羽。如是一切众生应常时生，然实不尔，故自然生不应道理。

如是已斥非理，复说违现见事。故曰：「世间为求果实故，不应多门收集种。」然实多门收集，故非自然生，复有过失。颂曰：

众生无因应无取 犹如空花色与香

繁华世间有可取 知世有因如自心

若众生无因者，应如虚空青莲花之色香，都无可取，然实有可取，应知一切众生唯有因生，犹如自心。若如汝宗，则缘青之心应非由青境现前而生。然缘青之心，唯缘青境乃生，非自然生，故自然生不应道理。

外计心从大种生者，谓有现见之因，不可拨无，以拨现见，乃犯前说众过。世间共计之因果法，唯有四法，为一切众生之因，谓地水火风。即由彼等变异差别，非但现见莲华、石榴、孔雀、水鹄等皆应道理。即能了知诸法真实义之内心，亦唯从彼四法而生。如诸酒中由四大种变异差别，便有狂醉功能，为诸有情狂醉闷绝之因。由羯逻蓝等大种变异差别，便生心识，乃至能了一切诸法。是故内外诸法，唯从现世因生。非是前世造业，今世成熟，今生造业，后世成熟，故他世非有。如彼欲受用美女，为令美女了知无有后世。曾曰：「美女善行善饮嗽，妙身已去非汝有，此身唯是假合成，去已不返不须畏。」

今当问曰：汝谓无有他世，为以何理而决定耶？若谓非现见故。问曰：汝说他世非现见。此为现事？抑非现事？若谓现事者，既许他世非现见事而为现事，应无事法皆成现事。是则汝宗无事亦成有事，是现事故。如诸有事，既全无有事，亦应无有事，无所待故。若无有事与有事，则计有大种，与无他世皆应失坏。若谓非现事者，既非现事应不可见，非现事故。云何由不可见门，而能比度他世非有耶？若谓由比量能知者，虽比量成立者，亦有义利。然违汝宗所许。如云：「唯根所行境，齐此是士夫，多闻者所说，欺惑如狼迹。」如破计心从大种生者所说道理，如是诽谤一切者，皆如是破。

复次，如眩翳人见第二月等，于非有性妄执为有，即见毛发蚊蝇等相亦非实有。如是汝见无后世等，倒见余事，亦是颠倒。为显此义。颂曰：

汝论所说大种性 汝心所缘且非有

汝意对此尚愚闇 何能正知于他世

如汝宗所说地等四真实义，于汝心所缘境上且非是有。汝于现世法尚且颠倒，则于他世最极微细唯是天眼所行境界，如何能正知耶？

复次颂曰：

破他世时汝自体 于所知性成倒见

由具彼见同依身 如计大种有性时

同谓相等义。依谓安住之因。身谓身躯。彼见谓谤后世见。由所依即相同，略去差别词，由同依即身。故曰：彼见同依身。言由具彼见同依身故，是举正因。若彼所依，乃至未成若见或疑有从大种所生他世心之所依时，即是毁谤他世邪见之同依，故顺世外道计大种有自性时，亦具彼见同依之身。此有二位，一谓计大种有自性位，二谓毁谤他世位。随立一位为宗时，即以余位为同喻。故曰：「如计大种有性时。」谓于尔时，亦具彼见同依之身，及有于所知性之颠倒见。

设作是念：我见大种有自性时，无颠倒见。故同喻中无所立法。破曰：不然！以不生故，

汝于非有自性之大种，妄计为生为有，此邪见已成立故。若谓大种不生，仍须成立。答曰：不然！已成立故。颂曰：

**大种非有前已说 由前总破自他生
共生及从无因生 故无未说诸大种**

由前总破诸法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时，我即已破从大种生，由无生故，大种亦无自性，故喻得成。如是谤一切智，计诸法有性，计诸法无性，计大自在，计时，计微尘，计自性，计自然，及余执着，皆当如前成立为颠倒见。如云：「谤正觉时汝自体，于所知性成倒见，由具彼见同依身，如计大种有性时。」如是有无等见皆破。然吾自宗，全无过失。故诸智者，当以此颂略加变改，遍破一切他宗，由破尽分别网成立胜义智故。

设谓汝亦同犯此过。答曰：不然！以无成立我等为倒见之喻故，且能成立为应正理。如云：「我达他世为有时，即成正见所知性，由具此见同依身，如许通达无我时。」如是例云：「我达一切智有时，即成正见所知性，由具此见同依身，如许通达无我时。」于一切法皆如是说。由此道理即善成立前说：「彼非彼生岂从他，亦非共生宁无因」之四宗。问曰：若诸法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者，为如何生？曰：若计诸法有自性者，则定计为，若自生、或他生、或共生、或无因生，以更无余生故。其计大自在天生诸法者，大自在等亦必是或自或他或共，故计大自在等因，仍不能出上说诸过。更无第五能生之因，以无余因故。由破四种分别妄计之生，即成立诸法无自性生。为显此义。颂曰：

由无自他共无因 故说诸法离自性

问曰：若谓诸法皆无自性生者，不生之青等云何可见？曰：青等自性非任何之境，故青等自性都非可见。若尔现前数数所见之境性，为是何事？曰：此是颠倒，非真自性，唯有无明者乃见彼性，离无明者都无见故。为明此义，颂曰：

世有厚痴同稠云 故诸境性颠倒现

稠云谓稠密阴云，由厚重愚痴如同稠云，障蔽青等自性令不得见。故诸愚夫，不能亲见青等自性，其倒执为自性者，唯是实执愚夫所现耳。颂曰：

如由翳力倒执发 二月雀翎蜂蝇等

如眩翳人由眩翳力，虽无毛发等性，然执为有。又颂曰：

如是无智由痴过 以种种慧观有为

如世尊说：「无明缘行。」又云：「补特伽罗由无明随逐故，造福、非福、不动诸行。」又云：「无明灭故行灭。」以此道理，颂曰：

说痴起业无痴灭 唯使无智者了达

慧日破除诸冥闇 智者达空即解脱

智者见说无明缘行，非但了达行无自性，且以此慧断除无明。亦不取诸行，以断取行之因故，故即能解脱生死也。

问曰：若谓色等于胜义中无自性者，彼等自性如石女儿，于胜义中非有故，于世俗中亦应非有。然色等自性于世俗中有，故彼等亦应胜义中有也。颂曰：

若谓诸法真实无 则彼应如石女儿

于名言中亦非有 故彼定应自性有

今当告彼。颂曰：

有眩翳者所见境 彼毛发等皆不生

汝且与彼而辩诤 后责无明眩翳者

汝应且与由眩翳所坏眼者，辩云：汝等何故只见非有之毛发等，不见石女儿耶？后再

攻难为无明翳障慧眼者，何故唯见自性不生之色等，而不见石女儿耶！此于我等不应责难。以经说：「诸瑜伽师见诸法如是，余欲求得瑜伽智者，于所说法性亦应如是信解。」我等是依圣教，说瑜伽师智通达诸法皆无自性，非依自智而作是说。我等亦被无明眩翳障蔽慧眼故。如经云：「知蕴性离皆空寂，菩提性空亦远离，所修正行空无性，智者能知非凡了。能知智慧自性空，所知境界空离性，了达知者亦如是，是人能修菩提道。」故于诸瑜伽师亦无此责难，彼于世俗不见少法是有自性，于胜义中亦不见故。

暂勿责难有眩翳人，且应诘汝自身。颂曰：

若见梦境寻香城 阳焰幻事影像等

同石女儿非有性 汝见不见应非理

喻如梦中所见，与石女儿，同属非有。然见梦境，不见石女儿。干闥婆城亦尔。阳焰谓见阳焰为水，幻事亦尔。影像等者谓谷响，变化等，彼等同是自性空。然汝唯见彼等，不见石女儿。故应先自责难，次乃责难愚夫也。又颂曰：

于此真实虽无生 然不同于石女儿

非是世间所见境 故汝所言不决定

如薄伽梵说：「言诸趣如梦，非依真实说，梦中都无物，倒慧者妄执。干闥婆城虽可见，十方非有余亦无，彼城唯名假安立，佛观诸趣亦复然。有水想者虽见水，然阳焰中水终无，如是分别扰乱者，于不净中见为净。犹如净镜中，现无性影像。大树汝应知，诸法亦如是。」此教亦说，色等虽自性不生，然是世间共见之境，石女儿则不尔。此于汝自宗成不定过，此于我等不成责难，以我等非于世俗中许色等有自性生，次于胜义中破故。何以故？颂曰：

如石女儿自性生 真实世间均非有

如是诸法自性生 世间真实皆悉无

由此道理，颂曰：

故佛宣说一切法 本寂静离自性生

复是自性般涅槃 以是知生恒非有

由有如斯圣教，故生恒非有。经云：「佛转妙法轮，宣说一切法，本寂静不生，自性般涅槃。」此说由是寂静智之境故，说一切法寂静。何故是寂静智之境？谓不生故。由不生故是寂静智境。何故不生？谓自性涅槃。若法有自性，乃得有生：自性且非有，复云何生？此明一切时中皆不生，非前无生者能有后生，非后生者而复更生。若尔云何？谓自性涅槃也。言本来者，表示诸法非唯于得瑜伽师智时乃不生，是于彼前世间名言时，诸法亦自性不生也。本字是最初之异名，当知即指世间名言之时，此是除盖障菩萨，依功德超胜门，赞叹世尊，谓佛于转法轮时，如是宣说诸法也。

自部诸师不应作如是难，是彼所共许故。颂曰：

如说瓶等真实无 世间共许亦容有

应一切法皆如是 故不同于石女儿

设作是念：要有所依之地水火风色香味触等，乃可假立瓶等为有。若如汝说地等一切皆唯假立，都无所依实物，则同石女儿过无可避免。答曰：此说非理，所依实物不得成故。如云：「如离于色等，则定无有瓶，如是离风等，则色亦非有。」又云：「地水及火风，皆无有自性，离三无余一，离一亦无三。若离三无一，离一亦无三，各别既非有，云何和合生。」如不许常法能生无常法，则说实法生不实法，亦不应理。如云：「云何从常法，能生于无常，因果相不同，终不见是事。」如依假有之形等和合，便见镜中假有之影像。依假

立柱等，见有假立之屋。依于树木假立为林。依梦中自性不生之种子，见有梦中自性不生之芽。如是一切假法，唯依假法乃合正理。如中论云：「如世尊神通」，乃至「皆如寻香城，如阳焰及梦。」故汝所难不成。

问曰：若汝于二谛俱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者，则从无知行及种子等，生识及芽等，此世俗生如何决定？答曰：

诸法非是无因生 非由自在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 故知唯是依缘生

由前所说道理，诸法之生非自然生，非从大自在、时、微尘、自性、士夫、那罗延等生，亦非自他共生，故是依因缘生。唯有此生而不破坏世间名言。如薄伽梵说：「诸法名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宝鬘论云：「此有故彼有，如有长说短，此生故彼生，如灯燃发光。」中论云：「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除此缘起外，更无成业因。如破业作者，受受者亦尔，及余一切法，亦应如是破。」

如是宣说唯有此缘性之缘起，非但不落无因生等分别，其余常、无常，有事、无事等二边分别，亦皆非有。为显此义。颂曰：

由说诸法依缘生 非诸分别能观察

是故以此缘起理 能破一切恶见网

唯由此缘起理，诸世俗法便得成立，非由余理。故此缘起道理，能断前说一切恶见之网。唯以此缘性立为缘起义，不许少法是有自性。如云：「若依彼彼生，即自性不生，自性不生者，云何得名生。」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经亦云：「若从缘生即不生，此中无有生自性，若法依缘即说空，知空即是不放逸。」

若不许自性，无自性中即不有前说之生。要有自性，彼生乃有自然生，或自生、他生、共生、自在等生。复有生已安住之常，及坏已断灭等分别，余则不尔。为显此义。颂曰：

有性乃生诸分别 已观自性咸非有

无性彼等即不生 譬如无薪则无火

由前所说道理成立诸法皆无自性，故瑜伽师证圣道时，以无所见之理而见真实义，于诸法上不见有尘许自性，即无始所习色、受、善、不善、有事、无事等分别皆得息灭。如眩翳人涂以安膳那药，灭除毛发等分别即所得果，非令毛发等相转成余性为境也。是故颂曰：

异生皆被分别缚 能灭分别即解脱

智者说灭诸分别 即是观察所得果

由诸异生，不能如是了知法性，被分别缚。故诸圣者，由能如是通达法性即得解脱。故破尽一切分别见，即是龙猛菩萨中论等中观察之果。如云：「若法有自性，见空有何德，虚妄分别缚，彼是此所破。」是故颂曰：

论中观察非好诤 为解脱故显真理

龙猛菩萨于中论中广为观察，当知非好诤论，为降伏他而说。中论观察显示真理者，谓念云何能使有情无倒通达真实而得解脱耶？故如是说。问曰：汝于论中岂非列举敌者所许而广破斥，故汝造论是为诤论，云何可说唯灭分别为所得果？答曰：此诸观察虽非为诤论而发，然由显示真实义时，他宗本性脆弱，自然不能建立，如近光明冥闇自息，故我等无咎。颂曰：

若由解释真实义 他宗破坏亦无咎

如云：「诸佛虽无心，说法摧他论，而他论自坏，如野火焚薪。」若为诤论而说法者，

决定无疑，瞋他有过宗，爱自应理宗，必不能灭贪瞋分别。何以故？颂曰：

若于自见起爱着 及瞋他见即分别

分别不灭，即是系缚，终不解脱，若时说法不为诤论，颂曰：

是故若能除贪瞋 观察速当得解脱

如云：「智者无诤论，彼即无所宗，自宗尚非有，云何有他宗。」又云：「若汝爱自宗，他宗则不喜，不能证涅槃，二行无寂灭。」经云：「若闻此法起贪爱，闻说非法动瞋心，被憍慢摧成颠倒，由憍慢力受众苦。」如是已以圣教正理明法无我。今当明人无我，颂曰：

慧见烦恼诸过患 皆从萨伽耶见生

由了知我是彼境 故瑜伽师先破我

萨伽耶见，谓计我我所为行相之染污慧，彼从生故，名从萨伽耶见生。彼复云何？谓诸烦恼，及诸过患。烦恼谓贪等，诸过患谓生、老、病、死、愁等，彼等皆从萨伽耶见生。经云：「萨伽耶见为根本，萨伽耶见为因，萨伽耶见为集。」此说一切烦恼皆以萨伽耶见为因，由未断除萨伽耶见，能起诸行，能招生等众苦，故说皆以萨伽耶见为因也。此见之所缘谓我，以我执唯缘我为境故，欲断一切烦恼及过患者，唯应断除萨伽耶见。复由通达无我乃能断除，故瑜伽师先唯应达无我。若达无我，萨伽耶见既即随断，烦恼过患皆当灭除。由观察我即是修解脱之方便，故瑜伽师先当观察，何为萨伽耶见所缘之我。

萨伽耶见所缘之我其相云何？且述外道计。颂曰：

外计受者常法我 无德无作非作者

依彼少分差别义 诸外道类成多派

数论计云：「根本自性非变异，大等七性亦变异，余十六法唯变异，神我非性非变异。」由能生果故名自性。于何时生？谓见神我起欲时生。若时神我欲受用声等境，自性了知神我欲已，即与神我相合，出生声等。生起次第，谓自性生大，大生慢，慢生十六法。复从十六法中之声等五唯生五大。言非变异者，谓唯是能生，非如大等亦通变异，大等七法既是自性亦是变异。观待自果即是自性，观待自性即是变异。五知根等十六法唯是变异。故云：「十六唯变异。」神我既非能生，亦非变异。故云：「神我非性非变异。」由此次第出生一切变异。神我云何受用耶？曰：由意加持耳等五知根，即便摄取声等五境，觉即于彼发生贪着，神我思惟觉所著义，由神我本性有思，故说神我受用诸境。若时神我由习少欲，于境离欲，渐修静虑，得天眼通。次以天眼观察自性，彼即羞耻如他人妇，即便脱离神我。一切变异亦皆逆转，入自性中隐灭不现。尔时神我独存，故名解脱。变异虽灭，而神我不灭常时独立，故名为常。自性是作者，诸变异中亦有一分属于作者，以是神我少事而住，故非作者，是受者义，如前已说。由无喜忧闇三德自性故，名无功德。遍一切故，名无作用。此即神我之差别义。前云自性是作者，诸变异中亦有一分属作者，未审诸变异中何等属作者，何等非作者。今当略说：其中喜忧闇三谓三德，忧以动转为性，闇以重复为性，喜以轻明为性，苦乐痴三即此三之异名。三德平等时名为冥性，此时功德为主最寂静故。三德未变时名为有性。从自性生大，大即觉之异名。从大生慢，慢有三种，曰变异慢、喜慢、闇慢。从变异慢生五唯，谓色声香味触。从五唯生五大，谓地水火风空。从喜慢生十一根，曰五作根，谓口手足大小便道。曰五知根：谓眼耳鼻舌皮，及通二性之意根。闇慢能发动余二慢，其中大慢五唯，通自性与变异，十根意及五大，唯是变异。自性则不通于变异。依数论计之少分差别，转成多派外道。谓胜论师，计我有九德。曰觉、乐、苦、欲、瞋、勤勇、法、非法、行势。觉谓能取境。乐谓受所欲境。苦与上相违。欲谓希望所欲事。瞋谓厌离所不欲境。勤勇谓于所作事，思惟善巧令到究竟。法谓能感增上生与决定胜。非

法与上相违。行势谓从知生复为知因。若时我之九德与我和合，即由彼等造善不善业，流转生死，若时神我以真实智断除觉等功德根本，便得独存而证解脱。说此神我是常住，作者、受者、有功德，遍一切故更无作用。更有一派计有屈伸作用。

吠陀派计如瓶等之虚空，由身异故一我成多。如是仅依我之差别，少分不同，诸外道类转成多派。外道各派说我不同。颂曰：

**如石女儿不生故 彼所计我皆非有
此亦非是我执依 不许世俗中有此**

汝所计我定非是有，以汝许不生故，如石女儿。此我亦非是我执之境，许不生故。复次非但于胜义非有，及非我执境。即于世俗，当知亦无彼二义故。此因非但能破有性与我执境为不应理。颂曰：

**由于彼彼诸论中 外道所计我差别
自许不生因尽破 故彼差别皆非有**

数论中说我之差别，谓常住非作者，是受者，无功德，无作用。破云：彼我非常，乃至非无作用，自许不生故，如石女儿。于胜论所计，亦如是破云：我非是常，非作者等，自许不生故，如石女儿。当知此宗，以不生因及石女儿喻，广破一切计我者所计我之自性差别。以是颂曰：

是故离蕴无异我 离蕴无我可取故

是故无有异蕴之我，离诸蕴外无我可取故。如云：「若离取有我，是事则不然，离取应可见，而实无可见。」又云：「若我异五蕴，应无五蕴相。」非但无有离蕴之我，复有过失。颂曰：

不许为世我执依 不了亦起我见故

其不执如是行相之我者，由其执着差别，亦起我见计我我所故。故离蕴我，为我执所依不应道理。设作是念：世人虽不了知我之常住不生等差别义，然由往昔串习之力，彼等亦有能缘我之我见。破曰：此亦不然，非唯学彼论者乃有我见，现见初未学者亦起我执。颂曰：

**有生傍生经多劫 彼亦未见常不生
然犹见彼有我执 故离五蕴全无我**

有诸有情生傍生趣经过多劫，至今未出傍生趣者，彼亦未见有如是行相之我。亦字摄堕地狱等趣。其未见如是行相之我者，然犹见有我执随转，谁有智者，执如是我为我执所依。是故无有离蕴之我。

内教有计。颂曰：

由离诸蕴无我故 我见所缘唯是蕴

由前道理，离蕴之我不成立故，萨迦耶见之所缘，唯是诸蕴，故所言我唯是自蕴。此是内教正量部计。复有异执。颂曰：

有计我见依五蕴 有者唯计依一心

有计色受想行识五蕴，皆是萨迦耶见之所缘，说此我执从五蕴起。如薄伽梵说：「苾刍当知一切沙门婆罗门等所有我执，一切唯见此五取蕴。」为显此见是于可坏积聚之法而起，非于我我所起。故说我我所行相之见，名萨迦耶见。

余有计唯心为我。以经说：「我自为依怙，更有谁为依，由善调伏我，智者得生天。」此颂即说内心名我。何以知之？以无离蕴之我故。余经亦说调伏心故。如云：「应善调伏心，心调能引乐。」故说我执所依心名为我。此当破曰：

若谓五蕴即是我 由蕴多故我应多

其我复应成实物 我见缘物应非倒

诸计五蕴为我者，由蕴多故我亦应多。其计唯心为我者，由眼识等差别或由刹那生灭有多识故，我亦应多。或随所应而出过失。如此过失，通难五蕴为我与唯心为我者。下说余过亦可通难两派。经说：「世间生时唯一补特伽罗生。」故他宗亦不许有多我。

又我应成实物者，唯色等物由过去等差别说名蕴故，唯说彼等即是我故，故我应成实物。然契经说：「苾刍当知有五种法，唯名唯言唯是假立，谓过去时、未来时、虚空、涅槃、补特伽罗。」又有颂言：「如即揽支聚，假想立为车，世俗立有情，应知揽诸蕴。」由所计我犯实物过，故五蕴非我。

又萨迦耶见，缘实物故，应非颠倒，如青黄等识。则断萨迦耶见应非拔除而断，应如缘青黄等之眼识，唯断缘彼之欲贪，说名为断也。复有过失。颂曰：

般涅槃时我定断 般涅槃前诸刹那

生灭无作故无果 他所造业余受果

若我即是五蕴性者，般涅槃时五蕴断灭故，我亦应断。然不可说般涅槃时，我亦断灭，成边执见故，故我非以五蕴为性。又般涅槃前刹那中，如五蕴是刹那生灭，我亦当有生灭，以我是五蕴性故。如不念云：「我今此身昔已曾有。」亦不应念：「我于尔时为顶生王。」以彼时之我，如身已灭故，及许于此受余生故。如论亦云：「非所取即我，彼有生灭故，云何以所取，而作能取者。」又云：「若五蕴是我，我应有生灭。」

纵有生灭，由无作者之我故，应无彼果。若有能造业者，应是无常。由无作者，业无所依故，诸业与果应无关系。若谓前刹那造业，后刹那受果者，则他人造业应余人受果，以他造业余受报故。是故亦犯造业失坏，未造受报等过。中论云：「若谓有异者，离彼应有今，我住过去世，未死今我生。如是则断灭，失坏诸业报，他造业此受，有如是等过。」故计五蕴是我不应道理。

救曰：前后刹那虽异，然是一相续故无过。破彼颂曰：

实一相续无过者 前已观察说其失

前云：「如依慈氏近密法。」已说其失。论云：「若天异于人，是即为无常，若天异人者，是则无相续。」故自相互异之法，谓是一相续，不应道理，所犯众过终不能免。

复为显示五蕴非我，心亦非我。颂曰：

故蕴与心皆非我 世有边等无记故

由诵世间有边等无记故，计五蕴与心为我，不应道理。十四不可记事，一切部派皆同诵持。谓世间常，世间无常，亦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等，世尊说此不可记别。东山住部经云：「若有苾刍谓世间是常，起如是见者应当驱逐；若谓世间无常，起如是见者亦应驱逐；若谓世间亦常亦无常，起如是见者亦应驱逐；若谓世间非常非无常，起如是见者亦应驱逐。」于十四不可记事，皆如是说，不与共住。若世间言是指五蕴者，五蕴生灭无常故，则可记世间无常。般涅槃后五蕴非有，亦可记世间有边，如是亦可记如来死后非有也。然经破计世间有边等，故计五蕴是我不应道理。复有过失。颂曰：

若汝瑜伽见无我 尔时定见无诸法

若五蕴或心是我者，则瑜伽师证见谛时，谓一切法无我，是见苦谛无我相。尔时应是见无五蕴名见无我，然不许尔，故五蕴非我。

设作是念：业果关系时所说之我，此我更无别法，故唯诤五蕴。见无我时则诤外道所计神我。故见无我时，是离神我，唯见诸行，不犯见无诸法之过失。破曰：

若谓尔时离常我 则汝心蕴非是我

若怖见无诸法之过失，谓我字是指常住神我。不许五蕴及心为我者，则失汝自宗。

设作是念：如是境上，不许神我，故无过失。此亦不然。此处谓是神我，余处则云是诸蕴，何得如斯，都无定理随意转计耶！

若谓非有故，则诸蕴上此亦不转，前已宣说。故若说一切法无我时，不许我字诠五蕴者，余时亦应不许。若余时许诠五蕴者，则此时亦应许也。复有过失。颂曰：

汝宗瑜伽见无我 不达色等真实义

缘色转故生贪等 以未达彼本性故

如未曾尝花中蜜者，仅见花上有鸟，犹不能知彼味甘美；其曾尝彼味者，纵见花中无鸟，非即不知彼味甘美，亦不能断彼味之爱着。此中亦尔，诸瑜伽师虽见色等诸法，离常住我，由其未知彼体性故，云何能知。若见色等是有自性，则见无彼我，云何能断除缘色贪等。若由了知无彼我故，即能断除缘境之贪等。任何有情皆不为令神我快乐，求可乐境，及恐彼苦，避不可爱境。由缘色等所生贪等，以无了达色等本性能断贪等之因缘故，犹如外道。

设作是念：我等是以圣教为量，诸分别量不能妨难。圣教中说唯蕴为我。如世尊说：「苾刍当知，一切沙门婆罗门等所有我执，一切唯见此五取蕴。」此中亦尔。颂曰：

若谓佛说蕴是我 故计诸蕴为我者

彼唯破除离蕴我 余经说色非我故

此经非明诸蕴是我，令其信受诸蕴为我。世尊密意，是说离蕴都无有我，以是看待世俗谛破外道论故，及为无倒显示世俗谛故。

云何知此是破离蕴之我？以余经中破色等是我故。如何破除，颂曰：

由余经说色非我 受想诸行皆非我

说识亦非是我故 略标非许蕴为我

故彼经说：「唯见此五取蕴。」唯破离蕴之我。

经中破除色等为我，当知彼经亦破萨伽耶见所缘，假立能取诸蕴之我，以彼是依真实义说故。若不见有能取者，则彼所取亦定非有。故离缘色等之贪着，极应正理，由余经中如是说故，则前经略标非许诸蕴为我也。

复次，即使彼经是表诠义，然亦非说诸蕴是我，何以故？颂曰：

经说诸蕴是我时 是诸蕴聚非蕴体

如说众树为林时，是说树聚为林，非说树体，以非一一树皆是林故。如是唯说蕴聚是我，聚亦都无所有。颂曰：

非依非调非证者 由彼无故亦非聚

如薄伽梵说：「我自为依怙，亦自为怨家，若作善作恶，我自为证者。」此说是依是证。又云「由善调伏我，智者得升天。」此说可调伏，聚无实物。说是依怙，证者、调伏，不应道理。故聚亦非我。

若谓离能聚法无别聚故，当知彼果即能聚之果。故作依怙，可调伏、作证者，皆应道理。此亦不然，过已说故。复有过失。颂曰：

尔时支聚应名车 以车与我相等故

经云：「汝堕恶见趣，于空行聚中，妄执有有情，智者达非有。如即揽支聚，假想立为车，世俗立有情，应知揽诸蕴。」由前道理。颂曰：

经说依止诸蕴立 故唯蕴聚非是我

凡依他法而立者，即非唯所依之支聚，依他立故。如大种所造，如以大种为因，安立青等大种所造色及眼等根。然彼二法非唯大种积聚，如是以蕴为因安立为我，亦不可说唯是蕴聚。

若谓瓶等不决定者，此亦不然。说瓶唯是色等积聚亦不成故，观察道理与前同故。

若谓唯轮等堆聚犹非是车，要轮等具足特殊形状乃得车名。如是色等之形状乃是自我。此亦不然。颂曰：

若谓是形色乃有 汝应唯说色是我

心等诸聚应非我 彼等非有形状故

彼非有色故。复有过失。颂曰：

取者取一不应理 业与作者亦应一

由能取故，名为取者，即是作者；由被取故，名为所取，即是作业。取者谓我，取谓五蕴，若色等聚即是我者，作者与业，亦应成一，此非汝许，以大种与所造色，瓶与陶师，皆应一故。论云：「若薪即是火，作者业则一。」又云：「以薪与火理，说我与所取，及说瓶衣等，一切皆如是。」如不许火薪为一，亦不应计我与所取为一也。

若作是念：全无作者为能取者，此中唯有所取聚耳。此不应理。颂曰：

若谓有业无作者 不然离作者无业

若不许作者，亦不应许无因之业。论云：「如破作作者，应知取亦尔，及余一切法，亦应如是破。」此中于事物上给「罗札」字缘，由能取故名为取者，若无作用亦无彼事；故安立彼作用，通能取所取。取字义，如声明论云：「枳达与罗札，是多分。」故于业上，给「罗札」缘，亦通所取业也。如依作者安立业，依业安立作者。如是依于所取安立取者，依于取者安立所取。如论云：「我不异于取，亦不即是取，而复非无取，亦不定是无。」是故当知，若离作者，业亦非有，若经说无作者而有业有报，当知是破有自性之作者，非破名言支分假立之我。如经云：「补特伽罗无明随转，作诸福行。」

复有过失。颂曰：

佛说依于地水火 风识空等六种界 及依眼等六触处

假名安立以为我 说依心心所立我 故非彼等即是我

彼等积聚亦非我 故彼非是我执境

经云：「大王！六界、六触处、十八意近行，是士夫补特伽罗。」六界，谓地水火风识空，依彼六界假立为我。眼等六触处，谓眼合触处，乃至意合触处，依彼六触处假立为我。十八意近行，谓缘色声香味触法，起六种喜意近行、忧意近行、舍意近行，依彼意行，及依心心所法，假立为我。既说依六界等假立为我，故非即是彼等，义谓非全无异，唯彼等积聚亦不应理。由上所说诸法皆非是我，故彼诸法皆非我执心之所缘。若时五蕴非我执境，离五蕴外亦无彼境，故我执境非有自性。诸瑜伽师由于知我不可得故，亦知我所非有坚实，即能灭除一切有为，无有余受入般涅槃。故此观察为最端严。

入中论卷五

有计我执之境，为五蕴，有计唯心者。若如彼宗，乃至有诸蕴生时，即应有我执转，以有我执事故。颂曰：

证无我时断常我 不许此是我执依

故云了知无我义 永断我执最稀有

设若常我是我执境，由无彼故可断我执。然汝计余法（五蕴）为我执境，由见无余事（常我）而断我故。惜此唯于汝论为然，其实毫无关系。今以喻明。颂曰：

**见自室壁有蛇居 云此无象除其怖
倘此亦能除蛇畏 噫嘻诚为他所笑**

设有愚人室有可怖毒蛇而不知畏，安闲居住而不设法救治，但心念无象岂能免蛇噬。如是计五蕴及唯心为我境者，知无常我，仍不能除缘蕴我执，亦定不能解脱生死。

如是已说我非即蕴，当说能依所依，我亦无性。颂曰：

**于诸蕴中无有我 我中亦非有诸蕴
若有异性乃有此 无异故此唯分别**

若有异性能依所依乃能应理。如云盘中有酪，世间许盘与酪异性，乃成能依所依。然诸蕴非异我，我亦不异诸蕴，故蕴与我无能依所依性，我亦非有蕴。颂曰：

**我非有色由我无 是故全无具有义
异如有牛一有色 我色俱无一异性**

我与诸蕴一性异性如前已破。若计我有蕴者，不异而有，如云天授有色。异性而有，如云天授有牛。然我与色，一性异性二俱非有，故计我有色，亦不应道理。

今当总结以上诸破，由所缘行相颠倒数量门，明萨伽耶见。颂曰：

**我非有色色非我 色中无我我无色
当知四相通诸蕴 是为二十种我见**

五蕴无我，然萨伽耶见，由四种相执蕴为我，遂成二十种萨伽耶见。若谓应作五相观察。中论亦云：「非蕴不离蕴，彼此不相在，如来不有蕴，何处有如来。」此成五分。云何只说二十种见耶？曰：二十种萨伽耶见，是经所建立。彼见若不缘蕴，则不执我。但以四相，缘蕴而转，无第五相。以离五蕴，别无可执为我之事，故萨伽耶见唯二十种。中论中说第五异品，当知是为破外道宗。

经说：以金刚智杵摧坏二十种萨伽耶见高山，而证预流果者。颂曰：

**由证无我金刚杵 摧我见山同坏者
谓依萨伽耶见山 所有如是众高峰**

萨伽耶见山，未以圣金刚智杵摧坏之前，从无始生死以来，起自无明地基。竖穷三界，横遍十方，日日增长烦恼巉岩。若以现证无我金刚智杵摧坏之后，与最高峰同时坏者，当知彼即此见高峰。

今当破正量部所计实有补特伽罗。颂曰：

**有计不可说一异 常无常等实有我
复是六识之所识 亦是我执所缘事**

离诸蕴外无我可取。故非离蕴别有补伽罗，亦非即蕴自性，犯有生灭过故，是故我与诸蕴一性异性俱不可说。如不可说一异，如是亦不可说是常无常，然是六识所识。又此补特伽罗，亦可说是实有，以说是造者受者故，生死涅槃，系缚解脱，所系属故，亦许彼是我执境事。此说非理。颂曰：

**不许心色不可说 实物皆非不可说
若谓我是实有物 如心应非不可说**

此颂显示，不可说者，定非实物。次明假有。颂曰：

如汝谓瓶非实物 则与色等不可说

我与诸蕴既叵说 故不应计自性有

如许瓶与色等，不可说是一性异性，而是假有。如是我亦应是假有，如瓶。如是二颂已明破立。今更明一性异性为实法所依，以我非是实法所依而破实我。颂曰：

汝识不许与自异 而许异于色等法

实法唯见彼二相 离实法故我非有

若如汝计，我实有者，则定当如识不异自体，而异色等，然此非有。应知非实法所依故，我非实有，如瓶。

由是观察，计我实有，皆不应理。颂曰：

故我执依非实法 不离五蕴不即蕴 非诸蕴依非有蕴

若分析我执境，计是实有不应道理。以非离蕴别有，亦非即蕴自性，又非诸蕴之所依，亦非以诸蕴为所依而依。诸蕴为显能依所依，故略文摄更互相依，计我有蕴亦不应理。是故随计假我，或计我不可得，然不应许，如前所说行相之我。颂曰：

此依诸蕴得成立

如为不坏世俗谛故，唯许依彼因缘有此法生，如是此中许假有者，虽破上述有过诸相，然为世间名言得安立故，亦许依止诸蕴假立之我。现见施設名言我故。

为欲成立假我义故，今以外喻明所说义。颂曰：

如不许车异支分 亦非不异非有支

不依支分非支依 非唯积聚复非形

此中一品、异品、能依品、所依品、具有品，此五品如前已说。积聚品与形状品，更当成立。为明彼义。颂曰：

若谓积聚即是车 散支堆积车应有

此虽于前已说，今更说者，是为显示余过失故。以是颂曰：

由离有支则无支 唯形为车亦非理

若离有支，则亦无支，故支非有。为当说是何者积聚而成车耶？此亦字所摄义，谓唯形状为车不应道理，唯积聚为车亦不应道理。何则？以离有支，则无支故。是故唯形为车亦不应理，无有支义是彼自宗所许。

复次，若计唯形为车。且问彼形，为是支分之形？为是积聚之形？若计为支分形状差别者，为是不舍原有之支形耶？抑弃舍原形别有异形耶？若谓不舍原形，不应道理。何以故？颂曰：

汝形各支先已有 造成车时仍如旧

如散支中无有车 车于现在亦非有

若谓未成车前，轮等形状差别，造成车时，仍如旧者。如于尔时诸散支中都无有车，则定当知造成车时亦无有车，以支分形状无变异故。若计第二义，谓有余形以为车者，此亦非理。颂曰：

若谓现在车成时 轮等别有异形者

此应可取然非有 是故唯形非是车

车众支分，轮轴辖等形状差别，如方、长、圆等，若谓于成车时，离原有者，有余轮等形状差别，新生起者，则应可取，然实不可取。如具辐辋毂等差别形状之轮，于成车时，未见本形有所变异，如是轴等之形状亦无变异。故许支分之形状为车，不应道理。

若谓轮等积聚之形状差别是车者。此亦非理。颂曰：

由汝积聚无所有 彼形应非依支聚

故以无所有为依 此中云何能有形

倘所言积聚，有少实体，乃可假立依彼之形。然所言支聚都无所有，云何依无所有假立形状。汝许假法必依实故。

若谓积聚，虽非实有，亦可依彼假立不实之形状者。颂曰：

如汝许此假立义 如是依于不实因

能生自性不实果 当知一切生皆尔

依自性不实之无明，生自性不实之诸行；依自性不实之种子，生自性不实之芽苗。如是当知一切因果，皆自性不实，徒费百千劬劳，执着无肉可食之物影假鹿，此复何为？颂曰：

有谓色等如是住 便起瓶觉亦非理

此中有云：于色等如是安住上，便起瓶等觉心。亦以车喻而破。复次颂曰：

由无生故无色等 故彼不应即是形

色等不生如前已说。由无生故，色等非有。计无所有为假立瓶等之因，及计瓶等以实法为因，均不应道理。故瓶等非是色等形状差别。

问曰：若以所说七相推求车无所有，则车应无。世间依车所立之名言，皆应断绝，然现见世云：取车、买车、造车等。由是世间所共许故，车实是有。答曰：此过唯汝乃有。谓以前说七相推求，车不应理。然汝许是以理推求有所得法，而后安立。不许有余方便成立，故取车等世间名言，于汝宗中云何得有，然于我等全无过失。何则？颂曰：

虽以七相推求彼 真实世间皆非有

若不观察就世间 依自支分可安立

如前所说：「如不许车异支分」等，以七相推求。随于胜义、世俗，车均不成。然若不观察，唯就世间如立青等与受等，唯缘起性。如是亦可许依轮等支分假立名车。由许依缘假立，故我宗中，全无失坏世闻名言之过。即彼敌者亦应共许此义。

又此宗中，由世间共许门，非但能成立依车之名言，即此所有诸名差别，皆可不加观察，由世间共许门而自许也。颂曰：

可为众生说彼车 名为有支及有分 亦名作者与受者

此中如车观待轮等自支即名有支，观待轮等各分即名有分，观待能取轮等作用，即名作者，观待所受即名受者。

复有倒解佛经义者，谓唯支聚，都无有支，以离支聚不可得故。如是唯有众分，都无有分。唯有诸业都无作者，唯有所受都无受者，以离所受无可得故。住如是见，一切世间世俗，皆颠倒说，若如所许，即以前因亦当破坏所许支等。故遮。颂曰：

莫坏世间许世俗

由世间世俗，若如前观皆不可得，若不观察，唯就世许，则皆可有。故瑜伽师，以此次第，如前观察，速能测得真实渊底。颂曰：

七相都无复何有 此有行者无所得

彼亦速入真实义 故如是许彼成立

倘所言车少有自性，则瑜伽师审观察时，于七相中随于一相，定有自性可得。然实无所得，故所言车，唯是由无明翳障蔽慧眼者之所妄计，实无自性可得。诸瑜伽师生是定解，即能速疾悟入真实义。亦字表示亦不坏世俗，故应许此是不加观察由共许而成立。诸有智者，当知此宗唯有功德，全无过失。

问曰：诸瑜伽师虽不见有车，然见有彼支聚，此应是有。答曰：汝于烧布之灰中寻求

缕线，诚属可笑。颂曰：

若时其车且非有 有支无故支亦无

设作是念：车拆毁时，岂无轮等支聚可得？云何可说无有支故，支亦非有？曰：此亦不然。起是念者，是由先见与车相属，乃知轮等是车支分，余不知者，唯见轮等，观待各自支分，自是有支。由彼未见轮等与车相属，故亦不知是车支分。

复次，当依此喻了知彼义。颂曰：

如车烧尽支亦毁 慧烧有支更无支

喻如火烧有支之车，彼诸支分一定烧毁。如是以观察木互相摩擦，发生无所得之慧火，烧毁车时，则成为慧火燃料之支分亦皆烧毁不能独存。如为不坏世俗谛故，诸瑜伽师速能悟入真实义故，观察车义立为假有。颂曰：

如是世间所共许 依止蕴界及六处 亦许我为能取者

如依轮等假立名车，轮等为所取，车为能取。如是于世俗谛中，为不断灭世间名言故，亦许我是取者，如车。五蕴、六界、六处，是我之所取，以依蕴等假立我故。如轮等为车之所取，如是蕴等亦是我之所取。如于世间名言，安立所取与取者之建立，如是业与作者之建立，亦当如车而许。颂曰：

所取为业此作者

蕴等所取安立为业，我即安立为作者。

若许我是依缘假立，则非坚不坚等分别之所依。故应遮遣常无常等分别。颂曰：

非有性故此非坚 亦非不坚非生灭

此亦非有常等性 一性异性均非有

依诸蕴假立之我，非是坚性，亦非不坚性。若我是不坚者，中论云：「所受非是我，彼有生灭故，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又云：「先无而今有，此中亦有过，我则是作法，亦为是无因。」若五蕴是我，则我有生灭。然汝不许我有生灭，故五蕴非我。计我不坚不应道理。如是计坚亦不应理。如中论云：「过去世有我，是事不可得，过去世中我，不作今世我。若谓我即是，而身有异相，若当离于身，何处别有我。」此中亦无常住等性。如论师于观如来品云：「寂灭相中无，常无常等四，寂灭相中无，边无边等四。邪见深厚者，则说无如来，如来寂灭相，分别有亦非。如是性空中，亦不应思惟，如来涅槃后，云有或云无。」我与诸蕴，一性异性，亦皆非有。中论云：「若五蕴是我，我即有生灭，若我异五蕴，则无五蕴相。」又云：「即薪非是火」等。

何故于我不可分别坚不坚等？论曰：「非有性故。」若我有少自性，乃可于彼分别坚不坚等。由我全无自性，故彼非有。如经云：「世间依怙说，四法无有尽，谓有情虚空，菩提心佛法。若彼法实有，宁不有穷尽，无实不可尽，故说彼无尽。」

若以七相推求，常无常等决定非有。若人不见无性，由无明增上故执为有性。次由萨伽耶见执着为我，是则流转生死无穷。颂曰：

众生恒缘起我执 于彼所上起我所

当知此我由愚痴 不观世许而成立

推求我时，外道之理，由见即蕴非理，遂倒执彼自性，谓我异蕴。内教诸部，由见离蕴无有异我，或又误执唯蕴是我。诸有无倒了解如来所说义者，见彼非有，而得解脱。又天、人、鬼、畜等一切众生，皆由无知随逐，恒缘彼我起我执心；缘彼所自在转或系属彼者，眼等内法，与诸外法，起我所执心。然彼我者，是由无知所成，非有自性。此虽非有，然由愚痴假立名言。故瑜伽师，见我毕竟无有可得；由我不可得故，则眼等所取亦皆不起。

诸瑜伽师，由不见少法是有自性故，解脱生死。中论云：「若内外诸法，我我所皆灭，诸取亦当灭，取灭故生灭。」

云何无我，亦无我所。颂曰：

**由无作者则无业 故离我时无我所
若见我我所皆空 诸瑜伽师得解脱**

如无陶师则无有瓶，故无我时亦无我所？如是由见我与我所，皆不可得，则即不见生死，诸瑜伽师当得解脱。若不见色等，则彼不起缘色之贪等烦恼，是故声闻独觉，不受后有而般涅槃；诸菩萨众，虽见无我，然由大悲增上力故，乃至未证无上菩提，恒生三有。故诸智者应当勤求如所说之无我。我及我所唯是假立与车相同，如观察车等七相非有，如是瓶等余法皆应例知。然是由余世间共许而有，佛不观察亦许为有。颂曰：

**瓶衣帐军林鬘树 舍宅小车旅舍等
应知皆如众生说 由佛不与世诤故**

经说：「世与我诤，我不与世诤。」故不应违害世间所许也。

复次，世间以何等法施設名言。颂曰：

**功德支贪相薪等 有德支贪所相火
如观察车七相无 由余世间共许有**

如瓶是有支，泥等为彼支，瓶是有德，紺青花纹等是彼之功德。瓶是所相，鼓腹翻口长项等是彼之能相。如是衣等当知亦尔。贪谓染着，有贪谓贪之所依；火是能燃，薪是所燃，此中皆是以支为因施設有支。观待有支施設诸支，乃至观待于薪安立为火，观待于火安立为薪，与车喻相同。此等唯是世闻名言，于此等上观察不转。

非唯支等是互相观待而立，即因果二法亦是相待而立。颂曰：

**因能生果乃为因 若不生果则非因
果若有因乃得生 当说何先谁从谁**

因果二法，当知亦是要有彼法乃有此法。因果二法皆无自性，若如汝说因果二法有自性者，此二法中为先有因？抑先有果？为先从因生果？抑先从果立因？是故当知因果亦唯假立，相待而有，非自性有，如车。

复次，若谓因自性能生果者，为与果合而生？为不合而生？颂曰：

**若因果合而生果 一故因果应无异
不合因非因无别 离二亦无余可计**

若谓因与果合而生者，合则成一如江海水合，不可分别此法是因，彼法是果，当云何法由何法生。若不合而生者，如不相合，不生其余非果，如是不合亦应不生此果；或不合而能生，应生一切法。其计因果有自性者，离生所生合不合外，复无第三可计，故有自性因，定不能生果。是故颂曰：

因不生果则无果

若时因不能生果是则无果。颂曰：

离果则因应无因

安立因法为因者，是以生果为因由，若无有果亦成因者，则因法之为因应无因由。故因果法非有自性。

汝宗如何？颂曰：

此二如幻我无失 世间诸法亦得有

若如他宗，能生所生是有自性，则于彼上此观察转。若如我宗，诸法皆由颠倒遍计而

生，自性不生，如同幻事。虽无自性，然是分别境界。如眩翳人所见毛轮，于彼法上不可思惟，故我无有所说过失。世间不观察所立诸法亦皆得有，故一切皆成。

此中他作难云，如观因果为合而生？为不合而生？汝亦同犯。颂曰：

能破所破合不合 此过于汝宁非有

若谓能破与所破相合而破，过失如前。若谓不合，过亦同前。离此二外，亦无第三可计。如是汝之能破，非有破除所破之功能，由汝能破反被他破，故因果法亦即成立。是故颂曰：

汝语唯坏汝自宗 故汝不能破所破

复次颂曰：

自语同犯似能破 无理而谤一切法

故汝非是善士许 汝是无宗破法人

此中自语同犯如前已说。无理而谤一切法者，汝言：同是不合故非能生。此有何理？如磁石不合，唯于可能处乃吸引铁，非吸一切。如眼不合，唯见可能处之色，非见一切。如是因虽不合而生果，要可能者乃生，非生一切不合者。如是全无正理谤一切法，故汝非是善士之所许可。复次汝是破法人，不立自宗唯破他宗者，名破法人。汝之观察无自宗，唯破他宗故。为答此难。颂曰：

前说能破与所破 为合不合诸过失

谁定有宗乃有过 我无此宗故无失

汝云：「自语同犯似能破。」此于我宗不同犯过。何以故？以我宗中能破所破合亦不破，能破所破不合亦不破，以能破所破，俱无自性故，是故不应思惟合与不合。如经云：「具寿须菩提！为以生法得无生得？为以无生法得无生得？须菩提言：具寿舍利弗！我不许以生法得无生得，亦不许以无生法得无生得。舍利弗言：具寿须菩提！岂无得无证耶？须菩提言：具寿舍利弗！虽有得有证，然非以二相。具寿舍利弗！若得若证唯是世间名言，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亦唯世间名言，于胜义中无得无证。」此谓由犯二边过故，破以生法与无生法得。然彼二法若全无亦不应理，故不观察于世间名言，许有得证。如是能破所破若合不合虽皆非有，于名言中当知能破破于所破。复次颂曰：

如日轮有蚀等别 于影像上亦能见 日影合否皆非理

然是名言依缘生 如为修饰面容故 影虽不实而有用

如是此因虽非实 能净慧面亦达宗

如所言影像都无少法，观与日轮为合而生？为不合而生？虽一切种俱不应理。然由色缘现前，即有影像可见，亦能了知欲知之义。如自性本空之能破，能破于所破；自性本空之正因，能立其所立，不犯二边过失。故言自语同犯过失，不应道理。由慧即面，故名慧面；言净慧面，谓由断除无明，令慧清净。言能者，谓见彼因有斯能力，由于假有者，以彼双关推征，不应道理。故依二边，于中观师若破若答，皆不得便。如提婆云：「有非有俱非，诸宗皆寂灭，于彼欲兴难，毕竟不能申。」中论云：「依空问难时，若人欲有答，是则不成答，俱同于所立。」由此亦当说能生因。

此中有云：「中论此时是能生因，非能显因。合不合难，是能显因，非能生因。故我自语非似能破。」此不成答。由说有过之事，他不忍可。如能生因，则能显因，亦有过失，故彼答难不应道理。复次，此为成立中论所立宗故，自出能立，他举能破，答彼难时，仅答似破，此亦唯是他人所破。故唯吾之答复最为端严。复次颂曰：

若能了因是实有 及所了宗有自性

则可配此合等理 非尔故汝唐劬劳

汝将不净宗之过失，妄为净宗安立，是于我等唐设劬劳都无有益。如破眩翳人所见发等一性多性，圆形黑色等，于无翳人都无妨害。如是观察无自性之因果，汝执二边而破亦无妨难。故汝所立，眼及磁石等喻虽不相合，而有作用，亦应破除，以彼犯过亦相等故。汝今弃舍无自性之正道，爱着恶分别之斜径，分别臆造，障蔽真道，汝何用此大劬劳为？复次颂曰：

易达诸法无自性 难使他知有自性

汝复以恶分别网 何为于此恼世间

如以自宗极成梦幻等喻，能使通达世间诸法皆无自性。若令了知诸法有性，则非易事，以无共许喻故。以是我能破一切难，无人能答。是谁使汝故恼世间？诸世间人如蚕作茧，已为烦恼恶分别茧之所缠缚，汝今何为，复于其上，更以恶分别丝结成坚网，周匝遍绕故恼世间。汝应弃此妄诤，一切诸法如同影像，既无自相，亦无共相，岂有现量或比量耶？此中唯一现量，谓一切智智。复次颂曰：

了知上说余破已 重破外答合等难

云何而是破法人 由此当知余能破

前安立缘起，及安立假设，破除他宗所余能破，善了知己。进观因果为相合生，为不合生，外人为答此难所说道理，则应重破。中论所说，唯遣分别，吾前已说。中论宁有破法之过？我此中亦非破他宗，以无可破性故。故我岂是破法之人？又汝所立此相，由何能成正相，有谁不立自宗唯破他宗。故此破法人相，毕竟非理。如是等余能破即由此宗而当了知。

始从「彼非彼生岂从他。」至「观察速当得解脱。」明法无我。次从「慧见烦恼诸过患。」直至此颂，明人无我。今当宣说空性差别。颂曰：

无我为度生 由人法分二

略说无我有二：谓法无我与人无我。何故演说二种无我？曰：为度生。谓佛世尊，为欲度脱诸众生故，说二无我，其中为度声闻独觉，说人无我故。为度菩萨证得一切种智故，说法无我。声闻独觉虽亦能见缘起缘性，然由彼等于法无我不圆满修，唯有断除三界所行烦恼方便，可立彼等圆满修习人无我义。颂曰：

佛复依所化 分别说多种

由所化众生有种种意乐，即此二种无我。佛复分别演说多种。颂曰：

如是广宣说 十六空性已 复略说为四 亦许是大乘

经云：「复次善现！菩萨摩訶萨，大乘相者，谓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无散空、本性空、一切法空、自相空、不可得空、无性自性空。」如是广说十六空已。又云：「复次善现！有性由有性空，无性由无性空，自性由自性空，他性由他性空。」复说四空。又说此诸空性名为大乘。若空不空，都无少法。如是诸行，唯由所化众生增上，随世俗说，如说色等。中论云：「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空则不可说，非空不可说，共不共叵说，但以假名说。」此中且说内空。颂曰：

由本性尔故 眼由眼性空 如是耳鼻舌 身及意亦尔

非常非坏故 眼等内六法 所有无自性 是名为内空

经云：「云何内空？内谓内法，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当知此中眼由眼空，非常非坏。何以故？本性尔故。」此中常者谓不舍本性，此复暂住即灭，非全坏故。此谓若法有自性，

则应是常，或永失坏？中论云：「性从因缘出，是事则不然，性从因缘出，即名为作法，性若有作者，云何有此义，性名为无作，不待异法成。」论师论中所说差别行相，如是本性。论师许有耶？曰：如薄伽梵说：「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诸法法性，恒常安住。」所说法性可许是有。此法性为何等？曰：即眼等之本性。眼等本性为何？曰：谓不造作，不观待他，离无明翳慧所通达之本性。此性有耶？曰：谁云此无？此若无者，诸菩萨众复为何义，修学波罗蜜多道。然诸菩萨为通达此法性故，如是勤修百千难行。如经云：「善男子！当知胜义，不生、不灭、不住、不来、不去。非诸文字所能诠表，非诸文字所能解说，非诸戏论所能觉了。善男子！当知胜义，不可言说，唯是圣智各别内证。善男子！当知胜义，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为何义故，诸菩萨众，剃除须发，披着法服，知家非家，正信出家，既出家已，复为证得此法性故，勤发精进，如救头燃，安住不坏。善男子！若无胜义，则修梵行，徒劳无益。诸佛出世亦无有益。由有胜义，故诸菩萨名胜义善巧。」外曰：噫！既不许少法是有自性，忽许无所造作，不待他成之本性，汝诚可谓自相违者。答曰：是汝未了中论意趣。此中意趣谓若愚夫所取眼等缘起自性，即是彼等本性者，则修梵行徒劳无益，由彼非是眼本性故。为见此性而修梵行，则成有益。此复我待世俗谛故，说不造作，不待他成。若性非是愚夫所见，说名本性则应道理。唯此非胜义事，亦非无事，以此本性即寂灭故。又此本性，非唯论师许有，亦能令他受许此义，故立此本性为二极成。有说热等为火等本性，如彼所说毕竟非理。由是缘起，即造作故，有所待故。以有彼故，则说无造，不待他成，不应道理。此中谓无胜执性故，于世俗中如义成立故，广辨已了，当说正义。此中言眼等由眼等性空者，显自性空。非说眼等由离内作者故空，亦非由二取性空，谓由此一法无彼一法，说名为空。此中外空。颂曰：

由本性尔故 色由色性空 声香味及触

并诸法亦尔 色等无自性 是名为外空

经云：「云何外空？外谓外法，即是色等。色由色空，乃至法由法空。」如前「非常非坏，本性尔故。」等广说义，遍入下释一一空中。颂曰：

二分无自性 是名内外空

经云：「内外诸法，无内外法自性，名内外空。」颂曰：

诸法无自性 智者说名空 复说此空性 由空自性空

空性之空性 即说名空空 为除执法者 执空故宣说

经云：「云何空空？空谓一切法空。此空复由空空，是名空空。」有执空性为实法者，为破彼等执空法故，说此空空。如云：「为破诸分别，故说甘露空，若复执着空，佛说极可呵。」颂曰：

由能遍一切 情器世间故 无量喻无边 故方名为大

离十方外，别无有情世间，及器世间，由方能遍一切众生，故名为大。由遍十方而修慈无量等。十方即是无量之喻，由无边际，故亦名大。颂曰：

由是十方处 只十方性空 是名为大空 为除大执说

经云：「云何大空？谓东方由东方空。」有执十方无量，于十方上起实大执，为除被执，说此大空。如胜论派执方为实。颂曰：

由是胜所为 涅槃名胜义 彼由彼性空 是名胜义空

为除执法者 执涅槃实有 故知胜义者 宣说胜义空

经云：「云何胜义空？胜义谓涅槃。当如此中涅槃由涅槃空。」有执涅槃为实法者，为除彼执，故说此空。义谓所为句，或所知句。颂曰：

三界从缘生 故说名有为 彼由彼性空 说名有为空

经云：「云何有为空？有为谓三界，当知此中欲界由欲界空。」颂曰：

若无生住灭 是法名无为 彼由彼性空 说名无为空

言由彼者谓由无为。经云：「云何无为空？无为谓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当知此中无为由无为空。」颂曰：

若法无究竟 说名为毕竟 彼由彼性空 是为毕竟空

经云：「云何毕竟空？究竟谓常究竟断究竟，若法究竟不可得，是名毕竟，当知此中毕竟由毕竟空。」颂曰：

由无初后际 故说此生死 名无初后际 三有无去来

如梦自性离 故大论说彼 名为无初际 及无后际空

经云：「云何无际空？若法初后不可得，则无中间。若法初后中间俱不可得，即无去来。当知此中初后中间，由初后中间空，非常非坏。」初谓初际，后谓后际。颂曰：

散谓有可放 及有可弃舍 无散谓无放 都无可弃舍

即彼无散法 由无散性空 由本性尔故 说名无散空

经云：「云何无散空？散谓可放可弃可舍。当知此中无散由无散空。」散谓有可舍，无散谓全无可舍。颂曰：

有为等法性 都非诸声闻 独觉与菩萨 如来之所作

故有为等性 说名为本性 彼由彼性空 是为本性空

经云：「云何本性空？谓诸法本性！无作、无为，非声闻作。」颂曰：

十八界六触 彼所生六受 若有色无色

有为无为法 如是一切法 由彼性离空

此是一切法空。经云：「云何一切法空？一切法谓有为无为。」十八界谓内六处，外六处，六识身。六触，谓眼和合触，至意和合触。由触为缘所生六受，此中一切法由一切法空。颂曰：

变碍等无性 是为自相空

何为色等自相？为广说故。颂曰：

色相谓变碍 受是领纳性 想谓能取像 行即能造作

各别了知境 是为识自相 蕴自性谓苦 界性如毒蛇

由摄持义同说界以毒蛇为相。颂曰：

佛说十二处 是众苦生门

以是出生众苦之门故。颂曰：

所有缘起法 以和合为相

和合为缘起相。以缘起，是由和合之所显故。颂曰：

施度谓能舍 戒相无热恼 忍相谓不恚 精进性无罪

精进，以摄持善法为相故。颂曰：

静虑相能摄

能摄一切善法故。颂曰：

般若相无着

趣向涅槃故，不着一切故。颂曰：

六波罗蜜多 经说相如是 四静虑无量

及余无色定 正觉说彼等 自相为无瞋

世尊说彼无瞋为相，由离瞋恚乃能得故。颂曰：

三十七觉分 自相能出离

出离谓解脱。以此是出离生死之因，能得出离，故名能出离，即以能得解脱为相。静虑等义如前已说。颂曰：

空由无所得 远离为自相

由诸法无所得，不为分别垢所染污。故空解脱门以远离为自相。颂曰：

无相为寂灭 第三相谓苦 无痴八解脱 相谓能解脱

无相解脱门，由相不可得故，寂灭为相。第三谓无愿解脱门，此以苦与无痴为相。由正观察诸行为苦，及以正慧观诸行性，不希愿故，故第三解脱门以苦与无痴为相。八解脱者，谓有色观诸色，是第一解脱。内无色想观外诸色，是第二解脱。净解脱第四静虑性，是第三解脱。四无色解脱，如前已说。想受灭，是第八解脱。此诸解脱，能从等至障中得解脱故，以能解脱为相。颂曰：

经说善决择 是十力本性

下文所说十力，当知以善决择为相。由善决择无障碍相，故名为力。颂曰：

大师四无畏 本性为坚定

四无所畏者，谓佛自称。我是正等觉者。设有沙门，若婆罗门，若天魔梵，若余世间，依法立难，佛于是法非正等觉。我于彼难正见无因。如经广说。或佛自称，我已永尽诸漏。广说乃至，依法立难。佛于是漏犹未永尽，或佛宣说，诸障碍法染必为障，广说如前。或佛宣说正出离道，诸圣修习决定出离，决定通达，正尽众苦，作苦边际，乃至广说。此诸无畏，以极坚定为相，谁亦不能有所动故。颂曰：

四无碍解相 谓辩等无竭

四无碍解至下当说，彼等以无竭为相。颂曰：

与众生利益 是名为大慈 救护诸苦恼

则是大悲心 喜相谓极喜 舍相名无杂

大慈，以与作利益为相。大悲，以救护诸众生苦恼为相。大喜，以极欢喜为相。大舍，以离贪瞋无杂为相。颂曰：

许佛不共法 共有十八种 由彼不可夺 不夺为自相

佛十八种不共法。如经云：「善现！始从如来，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终至无依入般涅槃。于中如来，常无误差，无卒暴音，无忘失念，无不定心，无种种想，无不择舍，志欲无退，精进无退，忆念无退，等持无退，般若无退，解脱无退。一切身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一切语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一切意业智为前导，随智而转。若智若见于过去世无着无碍，若智若见于未来世无着无碍，若智若见于现在世无着无碍。」此十八种佛不共法，以不可夺为相，由常无误差等，他人不能得其便故。此等广释，如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应当了知。颂曰：

一切种智智 现见为自相 余智唯少分 不许名现见

若有为自相 及无为自相 彼由彼性空 是为自相空

已说自相空。颂曰：

现在此不住 去来皆非有 彼中都无得 说名不可得

即彼不可得 由彼自性离 非常亦非坏 是不可得空

过去未来，已灭未生故，现在不住故，三世皆非有。经云：「不可得谓此中求三世不可得，当知此中不可得由不可得空。」颂曰：

诸法从缘生 无有和合性 和合由彼空 是为无性空

和合性谓从和合所生，由从因缘生故，和合性非有。自性谓无性，彼之空性，即无性自性空。如是已广说十六空，当说四空。颂曰：

应知有性言 是总说五蕴 彼由彼性空 说名有性空

有性谓五蕴。此有性由有性空。颂曰：

总言无性者 是说无为法 彼由无性空 名为无性空

无性谓无为法，虚空涅槃等。此无性由无性空，是为无性空。颂曰：

自性无有性 说名自性空 此性非所作 故说名自性

自性谓本性，非声闻等之所作故。自性由自性空，是为自性空。颂曰：

若诸佛出世 若佛不出世 一切法空性

说名为他性 实际与真如 是为他性空

他性谓最胜性，其最胜性谓常有性，或言他性，谓殊胜智所通达性。彼由彼性空，或言他性为彼岸所有，出世间故名为他性，即是实际，由不变故即真如义。空性为相之空性，名他性空。颂曰：

般若波罗蜜 广作如是说

今当说信解般若波罗蜜多菩萨不共功德，结述般若品。颂曰：

如是慧光放光明 遍达三有本无生

如观掌中庵摩勒 由名言谛入灭定

言如是者，显前所说观察道理。由前观察，发生慧光，放大光明，灼破障蔽真实之黑暗。彼复由世俗谛力，入灭尽定。灭定自性，亦非弃舍救护众生之意乐。颂曰：

虽常具足灭定心 然恒悲念苦众生

此菩萨加行属生死摄，增上意乐属涅槃摄。故于无依众生，恒时增长大悲。颂曰：

此上复能以慧力 胜过声闻及独觉

第六地菩萨以上，第七地等，能以慧力，胜过佛之声闻弟子及诸独觉。颂曰：

世俗真实广白翼 鹅王引导众生鹅

复承善力风云势 飞度诸佛德海岸

此菩萨之世俗功德，亦增上炽盛，能引导深植善根之众生群鹅，其飞度于诸佛功德大海之彼岸者，厥为二谛，即此菩萨之白广双翼也。

入中论卷六

第七菩提心远行地

已说发第六心，今说第七发心。颂曰：

此远行地于灭定 刹那刹那能起入 亦善炽然方便度

入灭定者，谓入实际。说真如名灭，此中息灭一切戏论故。此第七远行地菩萨，于第六地所得灭定，刹那刹那能入能起。经云：「佛子！菩萨从第六地来能入灭定，今住此地能念念入，亦念念起，而不作证。」又此地中方便波罗蜜多亦最清净。当知唯由般若行相差别，名为方便、愿、力、智度，善择法时即是慧度，非余相故。

第八菩提心不动地

已说发第七心，今说第八发心。颂曰：

数求胜前善根故 大士当得不退转 入于第八不动地

又彼菩萨，数数为求胜过以前之善根，即当入于第八不动地，得不退转，彼数数得胜前善根者。经云：「譬如乘船欲入大海，未至于海多用功力，排牵而去。若至大海但随风去，不假人力，以至大海一日所行，视未至时，设经百岁亦不能及。佛子！菩萨摩訶萨亦复如是。积集广大菩提资粮，乘大乘船，到菩萨行海，于一念顷以无功用智，入一切智智境界。本有功用行，经于无量百千亿那由他劫，所不能及。」颂曰：

此地大愿极清净 诸佛劝导起灭定

又此菩萨初发心时，所发百万阿僧祇等十种大愿，于此地中皆得清净，故此地中愿波罗蜜多最为增上。此不动地菩萨立为童真地，第九地时得法王子。第十地时，得佛灌顶，如转轮王。不动地菩萨，入灭定时，诸佛世尊劝令起定。经云：「佛子！此住不动地菩萨，由本愿力故住此法门流。诸佛世尊与彼起如来智，作如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此胜义忍随顺佛法。然善男子！我等所有十力，四无畏等不共佛法汝今未得，汝应为欲成就此法，勤加精进，勿复放弃如此忍门。又善男子！汝虽得是寂灭解脱，然诸凡夫未能证得，种种烦恼常现在前，种种寻伺常相侵害，汝当愍念如是众生。又善男子！汝当忆念本所誓愿。」广说乃至「若诸佛世尊，不与此菩萨起一切智智门者，彼时即入究竟涅槃。」由其如是起灭定故。颂曰：

净慧诸过不共故 八地灭垢及根本

已尽烦恼三界师 不能得佛无边德

无分别智如旭日东升，所有三界行一切能感生死之烦恼，如同黑暗，及其根本皆悉消灭。此地菩萨由断彼烦恼故，为三界尊长。然于尔时犹未获得诸佛世尊之功德，为得彼功德故，复更精进。经说：「彼时即入究竟涅槃。」故知此地已离三界欲，若未离欲定不能得究竟涅槃故。若此地菩萨已离三界欲，则生死永灭，如何圆满一切佛法耶！颂曰：

灭生而得十自在 能于三有普现身

此地虽已灭除生死，然由证得十种自在，由此之力受意生身，能现种种身，故此菩萨圆满一切资粮都不相违。十种自在，如经云：「得寿自在，于不可说不可说劫加持寿量故。得心自在，已于无量无数等持智观入故。得财自在，以能示现一切世界无量庄严具，庄严加持故。得业自在，应时能现业果加持故。得生自在，于一切世界示现受生故。得愿自在，于随所欲佛刹时分，示现成佛故。得胜解自在，已能示现一切世界佛充满故。得神通自在，诸佛刹中皆能示现神通游戏故。得智自在，已能示现佛力、无畏、不共佛法、相好、正等觉故。得法自在，已能示现无边无中法门明故。」

第九菩提心善慧地

已说发第八心，今说第九发心。颂曰：

第九圆净一切力 亦得净德无碍解

第九地菩萨，力波罗蜜多，最极清净，亦得四无碍解清净功德。谓法无碍解、义无碍解、词无碍解、辩无碍解，此中以法无碍解，了知一切诸法自相。以义无碍解，了知一切诸法差别。以词无碍解，善能无杂演说诸法。以辩无碍解，能知诸法次第相续无间断性。

第十菩提心法云地

已说发第九心，今说第十发心。颂曰：

**十地从于十方佛 得妙灌顶智增上
佛子任运澎法雨 生长众善如大云**

又此菩萨住十地时，获得十方诸佛灌顶。如经云：「又此菩萨证得百万阿僧祇三摩地已，最后名一切智智灌顶大三摩地而现在前。此三摩地纔现前已，有大宝王莲花出现，其花量等百万三千大千世界。」广说乃至「以满百万三千大千世界极微尘数莲花而为眷属，菩萨身量与其莲花正等相称。此三摩地现在前故，示坐宝王莲花座上，彼适坐已，十方一切佛刹诸佛众会，皆从眉间白毫相中，出大光明，入此菩萨而为灌顶。」又此菩萨智波罗蜜多最极清净，为欲生长世间善根稼穡故，任运降澎甘露法雨，犹如大云。

已说发第十心，今说从第一菩提心起所得功德之数。颂曰：

**菩萨时能见百佛 得佛加持亦能知 此时住寿经百劫
亦能证入前后际 智能起入百三昧 能动能照百世界
神通教化百有情 复能往游百佛土 能正思择百法门
佛子自身现百身 一一身有百菩萨 庄严围绕为眷属**

如经云：「既出家已，一刹那顷、瞬息、须臾，能证菩萨百三摩地，见百如来，彼佛加持皆能了知。能动百世界，能往百刹土，能照百世界，成熟百有情，能住寿百劫。于前后际各能入百劫，于百法门能正思择，示现百身，身身皆能现百菩萨眷属围绕。」颂曰：

如极喜地诸功德 如是住于无垢地 当得功德各千种

如发第一菩提心菩萨，所得功德皆是百数。即彼功德，发第二菩提心之菩萨，各得千数。又彼功德，于第三菩提心等五地时。颂曰：

**余五菩萨得百千 得百俱胝千俱胝 次得百千俱胝量
后得俱胝那由他 百转千转诸功德**

此中发第三菩提心之菩萨，当得百千所说功德。发第四心菩萨，当得百俱胝功德。发第五心菩萨，当得千俱胝功德。发第六心菩萨，当得百千俱胝功德。发第七心菩萨，当得百千俱胝那由他功德。以上功德，计算俱穷，当以微尘而数。颂曰：

**住不动地无分别 证得量等百千转
三千大千佛世界 极微尘数诸功德**

菩萨发第八心，如所说功德，当得百千三千大千世界极微尘数。颂曰：

**菩萨住于善慧地 证得前说诸功德
量等百万阿僧祇 大千世界微尘数**

发第九心菩萨，所说功德，与百万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量相等。颂曰：

**且说于此第十地 所得一切诸功德
量等超过言说境 非言说境微尘数**

菩萨发第十心，如上述功德，当得不可说不可说转佛刹微尘数。言且说者，显说功德之次序，谓犹不止此数。又此菩萨，颂曰：

**一一毛孔皆能现 无量诸佛与菩萨
如是刹那刹那顷 亦现天人阿修罗**

发第十心菩萨，能无分别，于自身中一一毛孔，示现无量诸佛，各有无数菩萨而为眷属。刹那刹那，各现异相。又能于身一一毛孔，刹那刹那示现五趣有情，人等各异不相紊乱。亦字摄未说者，谓于应以帝释、大梵、护世、人王、声闻、独觉、如来等身而教化之

有情，即能任运示现帝释等身而为说法。此诸功德差别，广如经说。

已说菩萨地功德，下略说佛地功德，由称颂门，赞佛世尊。颂曰：

**如净虚空月光照 生十力地复勤行
于色界顶证静位 众德究竟无与等**

譬如明月于净虚空中，能照耀一切众生。如是已得第十发心，净治能障佛法之黑暗，了知自身能得佛法，为得佛地故复更精进修行。由此精勤故，诸佛世尊唯于色究竟天得无上智，此地一切功德皆到究竟，以诸功德至此为极，最殊胜故。亦是无等，以无与此相等者故，更无过上者故。世尊于彼成正等觉时，一刹那顷即得一切智智。颂曰：

**如器有异空无别 诸法虽别性无差
是故正知同一味 妙智刹那达所知**

如瓶盘等器虽有差别，然彼上之虚空毫无差别，同无碍故。如是色受等法虽有差别，然彼上之真实义，无生为相，亦无差别。是故当知此真实义唯是一味，此复唯以一刹那智周遍了知。故佛世尊，唯以一刹那智而得一切智智也。外问，颂曰：

**若静是实慧不转 不转而知亦非理
不知宁知成相违 无知者谁为他说**

既安立无生为色等诸法之真实义。又安立彼为可知。若时安立寂静为真实义，则于彼义，应许智慧毕竟不转。以若于不生为性之真实义，智慧转者，为以何行相转。由无行相，故于真实义，智慧应不转，若慧不转，则说决定所知，不应道理，云何可说遍了知此耶？若谓不知即是遍知真实义，亦不应理。何以故？若不遍知，宁是能知，应成相违。说不知为知互相矛盾，故不遍知，如何是知。若无有心，则亦无知者，汝等谁复为他宣说，云我知真实义。如是行相，而令他了知耶？是故此说不应道理。答彼颂曰：

**不生是实慧离生 此缘彼相证实义
如心有相知彼境 依名言谛说为知**

此中若识随取彼相，即说此识了知彼境。如识生时带青行相，即说知青。如是此智生时，随取真实义之行相，即安立为知真实义。为显此智随取彼相，故曰：「不生是实慧离生，此缘彼相证实义。」即依缘彼行相而立。言「如心有相」等，是取共许之喻，如前已说。故由假名立为达真实义，实无少法能知少法，能知所知俱不生故。

又汝说云：若无知者，谁复为他宣说真实义如是行相耶？今当解释，此智虽是不生，然于世间亦非不能显示真实。颂曰：

**百福所感受用身 化身虚空及余物
彼力发音说法性 世间由彼亦了真**

诸佛如来，住何色身现证法界，此身是由百福所感，具足不可思议种种身相，是诸菩萨受用法乐之因，即于现在仍说法要。如云：「曼殊室利！当知不生不灭，即是如来增语。」由此百福所感色身，发出如来加持音声，世间堪闻如是行相正法器者，便能无倒了解真实。不但百福所感色身，即此加持之化身，发出显示诸法真实义之声音，世间由此亦能了解真实义。又非但化身，即如虚空，及余草木岩壁等物，虽无心心所，然由彼力，亦能发出声音，世间由此了解真实。诸无心心所法，现在既无分别作用，云何能为说法之因耶？当举外喻以明斯义。颂曰：

**如具强力诸陶师 经久极力转机轮 现前虽无功用力
旋转仍为瓶等因 如是佛住法性身 现前虽然无功用**

由众生善与愿力 事业恒转不思议

由何力故，虽无分别，而能称其所化机宜，饶益无边诸有情界，谓诸菩萨昔发大愿，如佛世尊现无分别，犹摩尼宝及如意树，随其所宜饶益众生，安住法界刹那不动，教化众生而不失时。愿我亦能如是。由此愿力，与诸众生堪闻是法善业成熟，故有如是事业差别。由是当知，现前虽无功用，而能宣说法真实义，饶益有情。

今当说佛法身。颂曰：

尽焚所知如干薪 诸佛法身最寂灭

尔时不生亦不灭 由心灭故唯身证

智慧自性身，尽焚一切如同干薪之所知。所知既不生，其具不生行相之智，即是诸佛法身。是故经云：「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尔时法身不生不灭，依此故云：「曼殊室利！当知不生不灭，即是如来增语。」由于此智真实义境，诸心心所毕竟不转。故依世俗，立为唯由身证。颂曰：

此寂灭身无分别 如如意树摩尼珠

众生未空常利世 离戏论者始能见

若身现证此真实义，即说彼身为寂灭性，由其永离心心所故，性虽寂灭，然能饶益有情。故云：「无分别，如如意树摩尼珠。」义谓此身虽无分别，如如意树及摩尼珠，亦为成满所欲之因。此身为利世间故，尽未来际，常住于世。言常者，表久远住。是故当知，生死未空，虚空未尽，诸佛恒以此相饶益有情安住世间。又此百福相好庄严之身，唯诸菩萨已离戏论，久修福智二种资粮，证得无垢净慧镜者，始能现见；有戏论者，则莫能见。

余等流身，或从法身起，或由色身之力而起。唯以调伏众生因缘而起，为显此身威力差别亦不可思议。颂曰：

能仁于一等流身 同时现诸本生事

自生虽已久迁灭 明了无杂现一切

未得一切智智之前，无始以来自本生事，虽皆久已迁灭。然为显示彼一切故，便能同时，于一等流身中，明了无杂任运示现，一切本事，如明镜中现众色相。

又佛往昔行菩萨行，于何所，为何事，如何行，如是一切，皆能于一身中任运示现。颂曰：

何佛何刹能仁相 诸佛身行威力等 声闻僧量如何行

诸菩萨身若何等 演说何法自若何 如何闻法修何行

作何布施供佛等 于一身中能普现

诸佛世尊昔行布施波罗蜜多时，供事何等诸佛世尊，于何等佛刹，以吠琉璃宝，玛瑙宝，帝青宝，颇胝迦宝为地，宝树围绕纵横相等，其中有情差别庄严，诸佛世尊示现降生等相，于一身中皆能示现。又彼诸佛世尊，身行之殊妙威力，及彼声闻僧众，数量若干，如何修行法随法行，乃能成彼声闻僧伽。又彼诸佛之佛刹中，诸菩萨众，相好严身形量具足，如何受用衣食卧具等事，演说何法，为说一乘抑说三乘，如是一切于一身中，皆能示现。又于尔时自身若何，为生婆罗门等何等种姓成就何等色身智慧，为是在家，为是出家。听闻法已，为受有余学处，或无余学处。修何种行，以何衣食庄严具等，供养诸佛世尊及彼声闻菩萨，经几久时，供几许量，如是一切于一身中皆能示现。如说修行布施波罗蜜多本事。颂曰：

如是持戒修忍进 禅定智慧昔诸生

彼等无余一切行 于一毛孔亦能现

此接前颂「于一身中能普现」句，显往昔所修六度诸行皆能于一身中普现。又非但能于一身中普现一切，即于一毛孔中亦能普现一切诸行。又非唯能现自所修行。颂曰：

诸佛过去及未来 现在尽于虚空际 安住世间说正法

救济苦恼众生者 彼初发心至菩提 一切诸行如己行

由知诸法同幻性 于一毛孔能顿现

且如通常幻师，唯以咒力尚能于自身中，示现种种物相。何况诸佛世尊与诸菩萨，已知诸法本性与幻事性全无差别，岂不能现。谁有智者仍不能解或反生疑。是故智者，当由此喻增上信解。

如自诸行与诸佛行，于一毛孔皆能顿现。颂曰：

如是三世诸菩萨 独觉声闻一切行

及余一切异生位 一毛孔中皆顿现

已说身圆满次显虽无分别，而得随欲自在圆满。颂曰：

此清净行随欲转 尽空世界现一尘

一尘遍于无边界 世界不细尘不粗

诸佛世尊，随所欲门，能于一微尘境上，示现尽虚空际一切世界，然世界不细，微尘亦不粗，各住本性，而能随欲示现也。又云：「一尘遍于无边界。」谓诸佛世尊，略起欲念，即能现一微尘，遍于无边一切世界。如是颂曰：

佛无分别尽来际 一一刹那现众行

尽瞻部洲一切尘 犹不能及彼行数

佛无分别，尽未来际，每一刹那示现众行之数量，尽南瞻部洲所有微尘数量，犹不能及。此等是由不共功德门，称赞世尊。

佛地是由十力所显，故当略说少分差别。颂曰：

处非处智力 如是业报智 知种种胜解 种种界智力

知根胜劣智 及知遍趣行 静虑解脱定 等至等智力

宿住随念智 如是死生智 诸漏尽智力 是谓十种力

此中且说，处非处智力。颂曰：

彼法定从此因生 知者说此为彼处

违上非处无境界 智无碍着说名力

言「彼法定从此因生」者，仅是一例。有从因生者，如从不善业生不可爱异熟。有从此得者，如从圣道能得涅槃。如是等类皆此中摄。若彼法定从此因生，即说此是彼处，处是因义；与上相违，即名非处。谓若此法不生彼法，此法即非彼法之处。如从善业不生不可爱果，及得见道不更受第八有。故此远离一切障品之智，即立为诸佛世尊之力。如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广说。

今当说业异熟智力。颂曰：

爱与非爱违上相 尽业及彼种种果

智力无碍别别转 遍三世境是为力

可爱业，非可爱业，爱非爱杂业，能尽因无漏业，与彼三业之异熟，亦如其业有种种差别。总凡三世所摄一切世间，自性差别，佛皆遍知。此遍一切所知之智，于任何境皆无碍着，即安立为世尊之业异熟智力。如经广说。

今当说种种胜解智力。颂曰：

贪等生力之所发 有劣中胜种种欲

余法所覆诸胜解 智遍三世名为力

此中贪字表示烦恼，故亦摄瞋等。等字则摄信等善法。生字表示贪等种子。由此出生贪等故，故由贪等与信等种子，所摄持之意乐，即名增上胜解。及增上意乐，欲志胜解。又此胜解，虽由余法之所覆蔽，然佛一切种智，亦能知彼自性差别。即安立为诸佛世尊之种种胜解智力。如经广说。

今当说种种界智力。颂曰：

诸佛善巧界差别 眼等本性说名界

正等觉智无边际 遍诸界别说名力

本性、自性、空性，是诸异名。诸佛善巧一切界差别之智，了知眼等界性为内空等相。于此无量差别无障碍转，即安立为种种界智力。广如经说。

今当说根胜劣智力。颂曰：

遍计等利说名胜 处中钝下说名劣

眼等互生皆了达 种智无碍说名力

遍计谓不实增益。遍计即根，能生贪等有自在故。等字摄信等诸善法因；胜字谓殊胜；劣字谓处中与钝下位；眼等，谓眼等二十二根。此中了达诸根自性，与互为因果之无碍智，即安立为根胜劣智力。广如经说。

今当说遍趣行智力。颂曰：

有行趣佛有行趣 独觉声闻二菩提

天人鬼畜地狱等 智无障碍说为力

此中行谓道迹，若于何行，有趣一切道之本性，即名遍趣行。有行能趣佛地，有行能趣独觉菩提，有行能趣声闻菩提，有者趣天，乃至有者趣地狱。等字表示有种种相。此中若有某行能趣某处，诸佛如来即如实知，彼行趣于彼处。是故世尊于一切行无障碍智，即安立为遍趣行智力。如经广说。

今当说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染净起智力。颂曰：

无边世界行者别 静虑解脱奢摩他

及九等至诸差别 智无障碍说名力

无边世界中，由行者差别，遂有无边差别。静虑有四，解脱有八。奢摩他谓等持，于善所缘心一境性为相。次第等至有九，谓四静虑、四无色、想受灭等至。杂染因谓无明与非理作意等。清净因谓听闻正法与如理作意等。佛智于彼由行者差别，有无边差别之静虑等，无障碍转。即安立为静虑解脱等持等至染净起智力。广如经说。

今当说宿住随念智力。颂曰：

过去从痴住三有 自他一一有情生

尽情无边并因处 彼彼智慧说为力

言从痴者，是说随念之境。谓从无始生死传来一切宿住。言尽情者，摄无边际诸有情界。言并因者，摄彼之因缘。如经说：「我曾在某处，如是名、如是姓」等。其中若念：「如是形状。」是并行相随念。若念：「我从彼死生于某处，从某处死生于此处。」是并处所随念。余文即并因随念。如是于一切宿住并因缘、处所、行相。诸佛世尊智无障碍，是为宿住随念智力。诸佛世尊由此力故，于过去世心心所皆如实知。由实知有无善根，如应说法皆令有果。广如经说。

今当说死生智力。颂曰：

尽虚空际世界中 一一有情死生时

于彼多境智遍转 清净无碍说名力

死谓诸蕴坏灭，生谓结生相续。一切世间若死若生尽虚空际，由种种业之所支配。如是一切，诸佛世尊于一刹那皆能任运如实遍知。世尊此智究竟清净，于任何境都无障碍，即安立为死生智力。诸佛世尊非但能知有情死生，以净天眼亦能了知无量无边成劫坏劫。如经广说。

今当说漏尽智力。颂曰：

诸佛一切种智力 速断烦恼及习气

弟子等慧灭烦恼 于彼无碍智名力

此中烦恼，谓无明与贪等，能烦恼三界故。若法于心染着、熏习，随逐而转，是名习气。烦恼边际，熏习、根本习气，是诸异名。声闻独觉以无漏道断除烦恼，然终不能断彼习气。如油花等虽已除去！然瓶衣等，由与彼等久相触故，犹有微习可得。如是诸阿罗汉虽已断除烦恼，习气仍在。由昔世中多作猿猴，故跳跃而行。由昔世中作婆罗门，故唤他为婢，世尊虽遮，终不能改。其中无明习气，能障了达所知，贪等习气亦为身语如是行相之因。无明与贪等习气，唯由一切种智于成佛时乃能永断，非余能断。故若尽断一切烦恼习气，及断能使习气相续之烦恼，诸佛妙智于彼一切无障碍转，即安立为漏尽智力。如经广说。

如是一切究竟圆满如来智境，不可思议。复具其余一切功德，恒时不离法身而住。一一功德若广分别，唯有虚空方堪为喻。能为堕入欲有见及无明四瀑流中，无依怙者，作大依怙。诸佛世尊如是十力，于普光明佛地究竟清净。诸佛色身一一毛孔，大丈夫相及诸随好，力无所畏，及不共佛法等功德差别，唯是诸佛所行境界。设若宣说，以是诸佛自智境故。假使诸佛加持寿量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不作余事汲汲宣说，犹不能尽。何况菩萨独觉声闻，岂能了知宣说诸佛一切功德。当以譬喻，显示斯义。颂曰：

妙翅飞还非空尽 由自力尽而回转

佛德无边若虚空 弟子菩萨莫能宣

如妙翅鸟羽翅丰满，仗承风力善能致远，然彼非由虚空穷尽而还，是由自力用尽而回转也。如来功德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且诸菩萨安住十地，证得不可思议解脱，尚不能尽说如来功德，何况独觉或诸声闻，岂能了知功德究竟。非由功德已尽而止，是由自身慧力已尽而止也。

若时彼等于佛功德尚不能知，不能宣说。何况我等被无明翳之所障蔽，于如实义皆不现知，岂能赞说如来功德。故非我处。颂曰：

如我于佛众功德 岂能了知而赞言

然由龙猛已宣说 故我无疑述少分

如是我于如来功德，虽全不知，然能无疑述少分者，是依他教而说。故曰：「然由龙猛已宣说。」

此论中总说诸佛甚深法性与广大功德。颂曰：

甚深谓性空 余德即广大 了知深广理 当得此功德

今当说佛化身，此是声闻、独觉、菩萨共同境界，共同方便，随其所应，亦是异生境界，任运成为善趣等因。颂曰：

佛得不动身 化重来三有 示天降出胎 菩提转静轮

世有种种行 为多爱索缚 佛以大悲心 咸导至涅槃

虽佛世尊已出三界，然以化身，随顺世间现示有父母等，重来三界，如其所应演说正

法。诸有情界有种种行，佛皆导令安住涅槃，言以大悲心者，谓非为名闻及望报恩等。

如是已说如来身建立。次明佛于一乘说有三乘，是密意教。颂曰：

离知真实义 余无除众垢 诸法真实义 无变异差别

此证真实慧 亦非有别异 故佛为众说 无等无别乘

若不了知真实义，不能尽断一切烦恼。诸法所有不生为性之真实义，都无别异，如前已说。虽见有异，然彼无别，故真实义性无变异。由无差别无变异故，则缘真实义之智，亦同一性。若自性有多者，则智不能通达真实，以如本性未通达故。如是由真实义唯有一故，缘真实义之智，亦无差别，故唯一乘，非有三乘。经曰：「迦叶！由知一切法平等性故，而般涅槃。此唯一，无二无三。」言大乘者，大谓诸佛世尊，由永断无明证得离障智故，诸佛之乘故名大乘。或乘即大，名为大乘。由具不可思议佛智者，住彼乘故。或由能缘无边诸法差别故，或由永断一切无知故。由彼是乘，亦即是大，故名大乘。

若大涅槃唯有一者，云何经说以声闻独觉乘，亦能般涅槃耶！此是如来密意语言。颂曰：

众生有五浊 能生诸过失 故世间不入 甚深佛行境

然由佛善逝 具智悲方便 昔曾发誓愿 度尽诸有情

能令身心都无堪能，故名五浊。谓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寿命浊。由是烦恼增上转因，彼能摧坏殊胜胜解。故亦阻止希求如来无上妙智。是故世间于佛甚深难通达智，不能趣入。然佛世尊，不因众生暂非法器，即便弃舍不令解脱。由佛世尊具足妙智大悲方便，往昔曾发广大誓愿：愿我度尽一切有情。故于度众生事，不稍懈怠，更求其余度生方便，要由余门满所愿故。

由诸众生有多障缘障入大乘，复应将诸世间安立涅槃。颂曰：

以是如智者 导众赴宝洲 为除众疲乏 化作可爱城

佛令诸弟子 念趣寂灭乐 心修远离已 次乃说一乘

此喻广如妙法莲华经说。略谓如大商主，于未至宝洲之中间，为休憩故，变作化城。如是世尊，亦于未至大乘之前，由于方便善巧门中，依止寂灭快乐，宣说声闻独觉二乘，而为得入大乘方便。后为已断生死烦恼者，宣说唯一大乘。彼等亦当如佛，圆满资粮证得一切智智，宣说一乘之理，如集经论等应当了知。

今当宣说世尊证菩提时与住世时。颂曰：

十方世界佛行境 如其所有微尘数

佛证菩提劫亦尔 然此秘密未尝说

诸佛世尊，由化身门，虽现降生与涅槃等，然化身之因，成菩提时量，今当宣说。谓如佛智所行境界，尽尔许世界中所有微尘数量，世尊成佛之劫数亦尔。昔未修集善根者所难以信解，故此秘密未可为说。若能于此增上信解，即得无量福德资粮，故亦有处为彼宣说。

如是已说证菩提时，其后当说住世时量。颂曰：

直至虚空未变坏 世间未证最寂灭

慧母所生悲乳育 佛岂入于寂灭处

世尊系从般若波罗蜜多佛母所生，由大悲乳母之所养育。是故当知世尊未来之寿量，是直至虚空未坏，一切世间未皆成佛，终不入于大般涅槃，诸佛为欲饶益一切有情，尽未来际救度众生，此大悲心，其相云何？颂曰：

世间由痴噉毒食 如佛哀愍彼众生

子毒母痛亦不及 以是胜依不入灭

食谓五欲尘。由贪着而食，是噉杂毒之食，能为大苦之因故。执彼为实者，是由愚痴过患而生。如佛世尊，于彼生死众生噉毒食者，所生之哀愍。假使慈母，见自爱子误噉毒食，所生之悲痛，亦不能及。由大悲心所养成者，岂入涅槃。

由大悲心，能阻止入涅槃之意乐，故佛世尊，观见世间为种种苦之所迫切，不般涅槃。颂曰：

由诸不智人 执有事无事 当受生死位 爱离怨会苦
并得罪恶趣 故世成悲境 大悲遮心灭 故佛不涅槃

由不智人，执实有事，深信业果生人天趣，此定当受生死位苦，亦当受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诸有成就邪见执无事者，当堕地狱等诸罪恶趣，亦定当受前说众苦。故佛世尊，缘苦众生起大悲心，遮止佛意不入涅槃，常住世间。颂曰：

月称胜苾刍 广集中论义 如圣教教授 宣说此论义
如离于本论 余论无此法 智者定当知 此义非余有

如离中论，余论未有无倒圆满说此空性法者。如是智者决定应知，我等此中所说论义，并释妨难，如空性法，亦是余论所未有者。是故有说，经部所说胜义，即中观师所许世俗，当知此说是未了知中论真义。有说萨婆多部所说胜义，即中观师所说世俗，当知彼等亦是未知中论真义，以出世法与世间法相同，不应理故。故诸智者，当知此宗是不共法。有由不知菩萨意趣，不解真实义者，仅闻此文便生怖畏，遂即舍弃此出世法，今为无倒显论真义。颂曰：

由怖龙猛慧海色 众生弃此贤善宗
开彼颂薷拘摩陀 望月称者心愿满

若谓：上座世亲、陈那、护法等诸论师，彼等是否闻文生怖，舍弃无倒显示缘起义者，即如是答。如何乃能通达此义？颂曰：

前说深可怖 多闻亦难解 唯诸宿习者 乃能善通达
由见臆造宗 如说有我教 故离此宗外 莫乐他宗论

如诸外道，昔未植信解空性之习气，虽断欲色无色三界烦恼，自能创立宗派，然于能仁所说胜义，不能信解。如是彼等，虽已成就如是多闻，然无信解空性种子，故犹不能了解空性。若有宿世建树信解空性习气，即于现在，唯由因力，亦能通达空性渊底。虽执外道邪论为真实者，现见唯由因力，亦能测度空性渊底。故除中观宗外，由见他宗臆造之理亦如说有我之邪教，应当舍离爱乐之心，不以为奇。唯增上信解空性之正见，最为稀有。颂曰：

我释龙猛宗 获福遍十方 感染意蓝空 皎洁若秋星
或如心蛇顶 所有摩尼珠 愿普世有情 证真速成佛

此入中论，是能光显深广理趣，安住大乘，成就不可夺之智慧，能于壁画乳牛构取牛乳，破除实执之月称阿闍黎所造。

证多如经录 倘后有译者 依本释翻译 正直善观察

迦湿弥罗圣天王时，印度底拉迦迦拉沙论师，与西藏跋曹日称译师，于迦湿弥罗无比大城宝密寺中，依迦湿弥罗本翻译。后于拉萨惹摩伽寺，印度金铠论师，与前译师，依照东印度本善加校改决择。

普为出资及读诵受持展转流通者回向偈曰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馑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读诵受持人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